

AUG 1947

北平學界濟案外交後援會宣傳委員會編

濟安

特刊



我們的希望：願同胞協力為政府外交後援

第一期

民國十七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北平學界濟案外交後援會

本刊啟事

- (一) 本刊暫定為不定期刊，但至少每兩週出版一次，如承惠稿，毋任歡迎。
- (二) 創刊號出版，因為期短促，內容或有未週，祈讀者原諒，本刊同人當力謀改良，以臻完善。
- (三) 本期蒙各界諸君踴躍惠稿，毋任感佩，但因篇幅關係，不能全行掲載，實為遺憾，以後自當絡續刊登。
- (四) 本刊擬出版濟案畫報一種如承賜下濟案照片，漫畫，等，尤為歡迎。
- (五) 本刊歡迎各界賜登廣告，凡國貨廣告，特別從廉，以示優待，而符本會提倡國貨之微意。
- (六) 凡民衆團體，各機關，各圖書館，函索本刊者，請附郵票一分，即行寄奉。
- (七) 如承他種刊物賜下交換者，請寄北平篋羅倉十一號章雄翔君轉本刊編輯部。

本刊鳴謝

濟南慘案，乃我民族之大恥辱，凡有血心，莫不憤恨，本會為喚起民衆，一致反日，作政府有力後援起見，遂有濟案特刊之印行。惟此次出版經費，多由商界同胞士解囊捐助，熱心愛國，情可欽佩，茲將各捐戶數目開列於後，敬謝善意。

交通銀行十元
吳澤湘先生十元
精益眼鏡公司十元
金城銀行五元

鹽業銀行五元
保商銀行五元
浙江興業銀行五元
大陸銀行十元

北平學界濟案外交後援會啟事一

本會成立於張逆惡勢力高壓之日，改組於國民革命軍克復北平之時。其目的在喚起民衆，一致對日作政府外交之後援，一切行動，悉本政府外交方針，未敢絲毫隕越。四月以來，積極工作，蒙各界諸君，熱忱贊助，無任銘感。前者本會開游藝會募款，承各界踴躍輸捐，所籌經費，概移作濟案之宣傳與調查之用，特此鳴謝。

北平學界濟案外交後援會啟事二

本會為北平四十餘中等以上學校所組織，成立以來，已屆四月，旨在作正當之運動，為政府濟案外交後援。數月以來。積極工作，未曾稍忽。業已在市黨部，平津衛戍司令部，北平警備司令部，市政府，公安局登記立案，事實俱在，盡人皆知。在濟案未解決前，仍當本前此宗旨，繼續努力，以求貫徹，誠恐各界不明真象，特此鄭重聲明。

北平學界濟案外交後援會啟事三

本會係採用委員會制，並無會長，及固定之主席等職；外間如有假借名義作私人活動者，本會概不負責，特此申明，即希亮察

國聞報週

第三十五卷
第三十一期

要目

斯賓格勒之文化論
今後整理中國礦業之商榷
駁白眉初君「國都問題」
子女的選擇

我的兩位朋友

▲定價 全年五元 半年二元六角 每册一角五分 郵費在外
▲地址 總發行所 天津旭街二七號
分銷處 各省各埠大書坊

張蔭麟譯
李保齡
龔德柏
蔣逸霽
劉學濬
賡必華

敬業月刊

第三期目錄

孟子思想中三民主義之胚胎
釋歐美各國工黨之真意
青年應有之覺悟
誰是阻碍民權的人
意大利沙白以後之英國詩人
失意

發行處 南河沿八號
定價 一角

第三交大平民學校籌款遊藝會

內容：(I)新劇(A酒後，B醉了，C咖啡館之一夜，D可憐的裴迦)(2)口琴(3)音樂(4)跳舞(5)火棒等項

日期：八月二十五四兩日下午八時至十二時

票價：僅售五毛
各商店各市場及各大學校號房均有售票處

誓雪濟案國恥

四個問題：
要擴張具體之經濟組織……？
要挽回利權輔助國家……？
要鼓勵節儉勸勉合作……？
要保障家庭子女及自身……？

答案

速向中國華安合羣保壽股份有限公司投保壽險

因為是

華商組織 專家管理
資本雄厚 公積鉅大
資產豐旺 營業進步
賠款迅速 手續靈敏

的……保壽公司

●總公司 上海靜安寺路

●分公司 國內外百餘處

●北京公司 王府井大街二十號 電話東局九〇四號

總經理 吳澤湘 全啟
副經理 金憶初

(承索章程即寄)

革命評論
第十二期

一個根本觀念
財政會議中之粵鄂態度
目前怎樣建設國家資本
黨的民主化與羣衆化
相安一時的診斷
建設問題與本黨現狀
俄國共黨內閣後一篇紀事

上海法界馬浪路一六九號

汪精衛
沈機
陳公博
施存統
劉侃元
馬澹
許德珩

青年呼聲
第九期

短評
胡漢民倡議實施五權制度之批評
領袖與羣衆
從本年五月江蘇的清共說來
掃射

上海望志路順昌里二十四號

荆宵練
一明
勁竹
亦涼
涼等

貫徹
第六期

改組國民黨之主張與要求
由本黨的改組說至第三黨
我們目下主張改組國民黨的理由
怎樣改組國民黨
國民黨……解決黨的腐化
手榴彈

上海信箱一三〇二號

同人
春圃
啟鯤
瑞元
伯翹

京報

邵飄萍夫人主編
湯修慧女士

京報爲北方最猛進之新聞紙，此次復活，邵夫人親自出馬，出一張半，內容極豐富，優待學界，每月僅收報資六角。

黃昏的湖畔

彩虹社叢書
余眠雪著

章雄翔氏序

這是南方的一個新進的青年作家的創作集，裏面包含了五篇淒麗動人的小說。裝訂精美，定價每冊三角五分。再版本已經由上海泰東書局印出了。

代售處 景山學社 文化學社 及各書坊

濟案特刊

北平學界濟案外交後援會宣傳委員會編 第一日期目錄 ● 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發刊詞.....	黃濱川
濟案的認識與我們的態度和策略.....	章雄翔
我們對於濟南慘案的主張.....	陳澤恩
我們奮鬥的經過.....	馬一民
濟案與國際公法.....	章勃
為濟案事勸告日本.....	萬琮
對於濟案國民應有的覺悟.....	郝瑞桓
甲午後日本凌侮中國記略.....	黃叔喬
濟案與民衆.....	于惠亨
日兵盤據濟南及膠濟鐵路的現狀.....	雨惠
濟案發生的觀察.....	周晉康
關於濟案的一封信.....	楊大烈
短劍(三則).....	宏劍等
我們的工作	
(一)宣傳委員會	
(二)調查股	
北平學界濟案外交後援會簡章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三 毋 忘 濟 案 三

發刊辭

黃濱川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難爲了非法的日本派遣軍隊，在我們的領土——濟南，替人類的歷史又留下了悲痛的一葉，用了我們同胞的血寫成的永久不會磨滅的一頁！

日帝國主義者的蠻橫殘暴的行爲，已是屢見不一見的了！五卅慘案的第一位犧牲者，顧正紅，死於他們的手裏，倒張的先鋒，郭松齡夫婦，也死於他們的手裏，最近他們在天津又殺傷我國的郵差，此外如福州學生之殘殺，他們自己的忠實走狗張作霖之炸斃等，那一樣不是他們不人道的自白？縱令他們軍閥內閣總理的田中有御用的通訊社報紙，妄想顛倒黑白，一手掩盡天下目，作反事實的宣傳，無奈欺人欺己的謠言，終不能如事實之雄辯！

經驗指示我們，日帝國主義者是國民革命進程中的當前大敵，我們應以全力去打倒他；但反觀現在外交當局能否勝此重任，毫不退讓地據理力爭，不能無疑，所以我們一方面固然應該一致起來爲政府外交後盾，一方面更應該發表我的主張，以盡民衆督促政府的職責，本刊的主要使命就在此。

衆民呵！起來！起來！把本刊作爲大家的喉舌，盡量提出大家的主張，嚴重地監督政府呵！

現在讓我們來作一個統系的歷史上的觀察。

日本的侵略政策，便是以世界軍國主義所需要的海陸軍便利為前提，於是便有所謂軍事上的「蠶形政策」，所以它自中日戰爭得了台灣之後，第一步便在日俄戰後奪取遼東半島，進一步便在歐戰之後侵佔青島，以形成牠的蠶形政策。可是功敗垂成，華府會議，蠶形政策竟受了很大的打擊，日本忍痛將青島歸還中國。然而「奪回青島」以救濟蠶形政策的失敗，却是日本帝國主義時時刻刻橫在心上的一個最大的野心。

民國四年五月七日，日本帝國主義強迫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企圖完成其「一擊而中」的迷夢，其後因袁氏不專一服從，便參加了民五的倒袁運動。同時在南方培植岑春煊唐繼堯以壓服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中華革命黨，在中部又扶助張勳成就了民七的督軍團運動和復辟運動，在北部又扶助國賊段祺瑞成就了安福系掌握政權，簽定賣國的中日協約軍事協定的條文，更在關外扶植張逆作霖的勢力，成就了一次二次的直奉戰爭和「新民屯」之役。臨城事件，他鼓吹列強共管中國，華府會議他高倡滿蒙回藏不是中國領土，南京事件，他鼓吹列強對華共同出兵，去年國民革

命軍方到兗州，她竟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出兵山東，其後因革命軍受挫，乃作鳥獸散。我們從這一切的歷史過程觀察起來，便知道日本帝國主義處心積慮不斷的侵略中國，破壞中國統一的野心，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

這次日本在濟南的獸性行為，不用說就是她的傳統政策之繼續，而且是事實不能避免的一個必要的歷程。

濟案發生的原因

日本帝國主義這次出兵山東，聲明的是為了保護本國僑民的安全。但這不過是一種很笨拙而且可笑的口頭禪，因為派了偌多很多的軍隊來保護少數的僑民，並且花了幾千幾百萬的巨款，無論如何，狡猾的日本斷不會做出這種得不償失的傻事。他的根本原因，便是積極方面在防護她唯一的禁樹——山東，不許別人挾去，以完成她野心勃勃的「蠶形政策」；消極方面在向國民革命軍示威挑戰，給革命軍在北伐上一個重大的打擊，以破壞中國的統一。所以日本處心積慮，都是準着這二個原則，進行她們的陰謀。那末，濟南慘案的發生，完全是日本帝國主義者預定的計劃了。

對於濟案發生的原因，外間紛紛的傳說是：(一)因北

伐軍徒手兵士，要越過膠濟鐵道而起衝突，(二)因在膠濟路分貼宣傳品而起衝突，(三)因民衆與日僑因口角而起衝突，(四)因排日宣講而起衝突，(五)因華兵誤入日僑家中而起衝突，……假使即爲事實，也不過是一種皮毛的原因；最大的原因，便在於日方的隨地挑釁，任意尋仇！因爲她既懷了這是一種挑戰的心，那末，這種可怕的導火線，便有一觸即發的危險，即令不因上列的任何小故而生衝突，這種慘無人道的屠殺，一定也是不能避免的。當時狡猾橫暴的田中義一爲了想轉移其國內政黨的視線，緩和倒閣連動，以保持其自己的帝國政策，於是不幸的濟南慘劇，便在五月三日宣告開幕了。兇暴殘忍的日兵便開始在濟南進行她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屠戮，我無辜的同胞和毫無抵抗的士兵，慘死的達五千人，重傷的更不知有多少；並用砲轟擊我無線電臺，更把我山東交涉員蔡公時同志挖去耳鼻，與交涉公署諸同志，同遭槍殺，並縱火燒焚交涉公署，這種慘無人道的獸行，不料竟出於號稱中日共存共榮的日人之手，這是多麼殘忍罪過！我們政府爲了急於完成北伐，採取極端容忍的態度，節節退讓，而這些窮兇極惡的野獸般的日軍，竟毫不客氣地佔領了濟南，盤踞了膠濟鐵路，

繼續任意的慘殺我無辜的同胞，直到如今！

(下)

我們對於濟案已經有真確的認識，那末，我們便可進一步來談談我們的態度和策略了。

督促政府積極進行濟案外交

現在我們已經有了賢明而能代表民意的國民政府，當然用不着我們的革命民衆們起來直接的實行國民外交！但濟案外交的失敗與否，和我們的生死存亡有密切而且重大的關係，我們當然不能袖手旁觀，當然要做政府外交的後援，以求得最後的勝利。

「弱國無外交」！本來我們根本上就用不着和那獸性十足的日本帝國主義者進行什麼外交的談判，不過我們爲了顧全國家的信義起見，當然可以降格來和她調旋一下，也許能得到相當的解決。然而我們要知道濟案的曲處全在彼而不在我，假使還是像從前昏憤的北京政府那樣的屈辱外交，我們是誓死不能承認的！但我相信假使有我們磅礴的民氣做後盾，極力的督促國民政府積極進行交涉，最後的

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不信，且看廣東的爭關稅，漢口九江的收回英租界，不是很明顯的鐵證嗎？

實行澈底而持續的經濟絕交

最近對日宣戰，事實上是談不到的，為的是我們的海陸軍確實不如日本；但我們却有一件足以制日本的死命的無形武器，即便是對日經濟絕交。

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上，發生好幾種很大的危機：（一）資本集中，中產立國的基础漸見動搖；（二）中下層社會生計極感困難，而種種直接間接的負擔有加無已；（三）一般物價，較世界上任何國俱高，而國內產業並不呈活躍向上的氣象；（四）外國入超的增加，無法防止；（五）對外匯率的低落及經濟信用的衰弱。日本的經濟上既有這種險象，其所以能苟延殘喘不至崩潰者，便是對華貿易的救濟——以中國為其生產品的銷貨場。因此日本的經濟實質，可以說完全是一種寄生政策——寄生在中國的體積上；只要中國一停止血液的供給，養分的輸送，日本的壽命，便要馬上告終了。所以抵制日貨，實行經濟絕交，確是抵抗暴日制其死命的唯一絕妙方策。不過，我們以前的杯葛政策的不能持續奏效，我們感

到莫大的遺憾。推究其失敗的原因，我以為一半是由於內心現象的矛盾，一半是由於客觀環境的阻礙。所以我們今後非抱着澈底的決心和持續的毅力，來實行對日經濟絕交不可！

經濟絕交的方法，可分做下列幾種：

1. 絕對不購用日貨，和不販賣日貨。
2. 不用日本紙幣，不存款日本銀行。
3. 斷絕日貨的來源，禁止其進口。
4. 停止其糧食原料的供給。
5. 不與在華日人傭工並不供給其食品。

同時我們更要募集款項，創設國貨工廠，提倡國貨，鼓吹同胞都用我們自己的國貨，以振興我國的實業，啟發我們的富源。

（註）關於經濟絕交提倡國貨一層容當另為文詳論之。

喚起民衆

我們的偉大崇高的總理孫中山先生，訓示我們說，要達到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的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救中國，並不是少數人或某種特殊階級所能奏效；必也喚起全國民衆，共同努力，纔能

收宏大的效果。濟案發生，全國民情奮發，這是很好的現象；但還有許許多多缺乏知識的民衆，雖聽說日本在濟南屠殺了我們許多同胞，可是一種漠不相關的情形，委實令人可憐可恨。所以我們這些先知先覺，或後知後覺的人，對於那些不知不覺的可憐的民衆，應該負一種啟導的責任，必須努力用各種簡明易曉的方法，來向他們宣傳，使他們明瞭濟案的真相，和國民應當盡的義務，喚起他們愛國的熱情，激發他們救國的觀念，來從事救國的工作。最輕而易舉的事，便是不用日貨，不賣日貨，不與日人傭工……等等。假使全國民衆都知道國難的臨頭，誓死做政府外交的後盾，那末，這磅礴的民氣，定能吸引世界的公論同情，促成政府外交的勝利。

國際 宣傳

同時，我們尤其是應該擴大我們的宣傳——國際宣傳，使濟案的真相，完全得白於世界，使世界凡稍有理性的人們，都知道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罪惡滔天，使人道正義，終不為日本的反宣傳所掩沒。這次濟案發生，我們的國際宣傳工作，說起來真是可憐，簡直是等於零；狡猾的日本通訊社——如東方社，電

通社等——大施其淆亂黑白的伎倆，捏造種種違反事實的消息，以淆惑世界的觀聽，冀引起各國對華的反感，而掩飾其窮兇極惡慘無人道的獸行。然而公理自在人心，日本心勞日拙，真相終有暴白之一日。可是從這點看起來，我們所吃眼前的虧，已經是不少了。

我國的新聞事業，真是幼稚得可憐，英文法文的新聞紙沒有，貫達中外的通訊社也沒有，要做國際宣傳，當然感到莫大的困難。然而無論如何，我們絕對不能讓日本一手包辦濟案的宣傳，我們總得想法子！我希望政府要計慮久遠的注意到對外宣傳機關的建設，我們尤其要注意到濟案未解決以前的宣傳事業的推進。

北平學界濟案外交後援會，看到這點的重要，所以便組織了個國際宣傳委員會，打算在這上面用點功夫。我很希望國人特別注意這一點，有相當能力的，就請他多多從這方面去努力！

準備與 日本作 殊死戰

目下我們固然不希望馬上和日本帝國主義者正式的開戰，因為我們軍事上還缺乏相當的訓練和準備，不願作虛擲的犧牲。然而我們相信最近的將來，第二次的中日大

戰，是不能避免的，為的是我們與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兩立的，不是我們打倒她，便要被她所打倒。試翻開四十年來日本對華的外交史，種種令人椎心泣血不忍卒讀的污點，那一種不是日本兇惡的表現。這種奇恥大辱，凡有血氣的人，絕對不能忍受。我們絕不能讓日人把中國整個佔去，而圖恢復，萬不得已時，我們決不惜背城借一與之作殊死戰，以保持中華民族的光榮。從前總理在廣州收繳商團——英帝國主義者的工具——槍械，雖英國海軍致最後通牒而不為之屈。其後倡關稅自主時，帝國主義者的兵艦紛集白鵝潭，總理不惟不屈，且準備宣戰，宣稱勝敗不足計，願為中華民族保存幾分正氣。——我們現在正需要這種大無畏的精神！

不過，我們總希望在中日二次大戰以前能有充分的準備，以助成我們的勝算，根本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我以為政府應將現有的冗兵裁撤，保存精良的軍士，並實行徵兵制，使全國成年的人，皆受軍事的訓練，以備作防禦戰。

此次全國教育會議，通過「學校實施軍事訓練案」，如果切實的施行起來，也是很有利益的事情！它的簡單辦

法是：

1. 高中以上學校成立學生軍。
2. 初中以上之體育及童子軍須嚴格施行。
3. 高中以上女生須一律受看護訓練。
4. 高中以上各校不能成立學生軍者須加授兵式體操。

總之，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鐵與血；我們現在最希望的是自由與平等。我們為中國的自由平等，雖然犧牲我們的頭顱，揮灑我們的熱血，與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殊死戰，我們也在所不惜！——唯一的願望，便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親愛的同胞們，最後我要告訴你們三句話，請你們千萬不要忘記：第一是「毋忘濟案」，第二是「毋忘濟案」，第三也是「毋忘濟案」！

——脫稿於北平什刹海邊篋羅倉紫竹林內。

我們對於濟南慘案的主張

陳澤恩

日本帝國主義者是我國的第一個敵人，這是我們早已認清楚了。回想她過去對我們的殘酷，就可以預測此次濟案之發生，和將來滿蒙問題的嚴重。過去的不管，將來

的不願，我們只集中全付精神來爭濟案外交之勝利。因為次此倘若我們得了全勝，不但足以雪過去之恥，且可以防將來之禍。

我們知道，日本的侵略我國，並不是整個的日本人的意思，而是那少數的軍閥，官僚，和大資本家等的計劃。所以我們的主張——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並不是盲目的排外的，打倒日本帝國，也不是打倒日本的民衆，而是要打倒日本軍閥，官僚，和大資本家等所主張的帝國主義的政策。這就是說，我們要打倒的是日本帝國主義，不是日本民衆。所以對於居留我國的僑民，只要不妨礙我們的進行，絕不與以難堪的。

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大概不好意思再繼續在濟南大事殺人，放火，姦淫，虜掠，想同我國交涉了。倘若她具有誠意，我們是竭誠的歡迎；若無誠意，我們就不必急求同她交涉。

誠意的表現，就是在未交涉之前，日本須自動的撤退她駐在山東的軍隊。因為她出兵的口實——為防兩軍交戰時危及日人的生命和財產——現以消滅；所以日本應立即撤兵以踐前言，以示誠意。倘若日本把這一步做了，那末

我們同她交涉，至低限度的要求是：

- (1) 日本政府正式向中國政府道歉；
- (2) 罷免田中內閣和懲辦福田等高級軍官；
- (3) 為防止此後不再發生同樣不祥事件計，廢除中日間一切不平等條約；
- (4) 交還各地租界與旅順大連等租借地；
- (5) 賠償中國因此次慘案所受的一切損失。

倘若這幾個最低限度的要求，日本都拒而不受，那日本就是有意毀滅中日邦交與破壞世界和平！我們為人道計，暫不同她武力鬥爭，先努力進行廢除各國不平等條約，藉國際關係，以制裁日本帝國主義；一面又施以舉國一致的經濟絕交，以促其內部的解體，而乘機強迫解決濟案；同時又作充分的武力準備，而備其困獸猶鬥時，以「鐵」與「血」同她相見！濟案的勝利，一日沒有得到，我們的排日運動，一日誓不停止！

同胞們呵！生死存亡，千鈞一髮的時候到了，再沒有我們躊躇的餘地了！前進吧，前進吧！踏着死難同胞們未冷的鮮血，勇敢直前的前進吧!!!不能直面慘澹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不是個強者呵！同胞們！只要我們有了大

無畏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勇氣，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呵！

北大，西齋。

我們奮鬥的經過

馬一民

濟南慘案，不幸在五月三日發生了，日本兵野蠻橫暴的消息，一陣陣的傳到北平。我們有血性的男兒，聽見這種沈痛的消息，莫不悲憤填胸，髮指裂眦。那時張逆作霖還盤據北平，對於民衆運動是絕對禁止的，猶其是對於我們革命的學生。張逆雖用種種卑劣的手段來壓迫我們；但是我們受了愛國的熱忱所激動，竟毫不躊躇的集合起來，組織成了本會——北平學界濟案外交後援會。

五月十日我們在海甸燕京大學開籌備會，一共到了廿餘校的代表，通過了我們的簡章；規定我們的工作；我們認清了日本這次出兵目的野心，和這次濟南慘案的眞義。我們知道國民政府的外交方針——穩重——因此我們所定的工作也就不像以前的學生運動，那樣注重游行講演。固然，環境不允許我們去作，我們也以爲愛國不一定游行講演，才可達到目的的。我們這次認定「國際宣傳」，「喚醒

民衆」爲惟一的手段，所以，我們有通電到歐美八國去；我們有許多宣言，有傳單到民間去，使濟案的真相，得白於世界，而不爲日本的反宣傳所遮蔽。

十天的工夫，我們開兩次代表大會，因爲我們積極的工作，反日的空氣佈滿了北平，張逆知道我們反對他的恩人——日本——所以大爲不快，遂命他的爪牙，陳興亞解散我們的組織；暗探監視我們的行動，但是我們的工作仍舊努力進行。張逆的爪牙知道監視解散是不行的，所以就用最後手段來逮捕我們的同志了。我們的同志雖然被捕了，我們的工作却仍在秘密進行，用不折不撓的精神，從事各種濟案調查和宣傳的工作。

我們仗着總理的英靈，革命同志的努力，國軍克復北平，張逆逃亡，我們工作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也就公然的活動了。因爲我們是公開的活動，所以就擴大我們的組織，參加的學校也就增加到四十八校之多，因爲以前秘密工作時的組織範圍太狹小，所以我們就擴大改組我們的內部。

我們所持的態度策略和方針，我們是站在革命的立場上，秉承黨的指揮去努力，所以在北平市黨部初成立的時

候，和唐外交次長來平的時候，我們就派代表去請示外交方針，我們並且在市黨部市政府公安局警備司令部平津衛戍司令部備案，而且都已經得到正式的承認。

「五分鐘熱度」的譏笑，是中國人莫大的恥辱，要想洗去這種恥辱，非全國同胞共同努力不可。我們相信我們是民衆的先鋒，洗去「五分鐘熱度」的恥辱我們負有重大的使命，所以我們要對日作一種永久的工作，要想對日作永久的的工作非澈底認識日本不可，政治在軌道上的國家，政府自然有對外的調查，但是在我們中國的現在，還得要靠我們自己的努力，所以我們在調查股股外，又設了個調查指導會聘請專門學者來幫我們的忙。

國際宣傳，是我們認為最要宣傳工作之一種，我們爲收效較大起見，組織國際宣傳委員會，靠我們幾個學生的力量來作這樣繁難的工作，事實上有許多困難，所以我們聘請了許多精通西洋文字的，熟悉國外情形的，作我們委員。我們不敢說我們的功效如何的大，但是我們總敢說我們很能努力。

其他我們的工作，各股有各股的報告。無庸我多嘴了。咳！不幸極了，我們工作正在起動的時候，濟案正在開

始交涉，失敗成功，全靠民衆努力的時候。北平公安局，派了許多警察到我們會所——北大二院——要摘我們的牌子，——可是沒有摘去，——真奇怪！我們不相信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竟有這種摧殘民衆連的事情發生。聽說，是北平特別市市黨部的民衆訓練委員會，命令他們的。我們很知道民衆訓練委員會，是指導民衆運動，斷不會效軍閥的故技來摧殘民衆運動的。況且我們也沒有接到民訓會解散我們的公函，我們決不相信這是事實的，但是我又知道公安局決不會無故來解散壓迫我們的。我們很想知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所以又派了許多代表，向各方去接洽探詢，從市黨部民訓會回來的代表報告以後，竟使我們覺到非常失望，因爲這樣出人意料以外的非法舉動，竟會出於號稱指導民衆運動的民訓會！我們爲保持民訓會的名譽起見；我們不肯把他們所說的話重述一遍。

我們自信我們所作的工作是正常的；我們所持的態度是穩重的；所以我們決不停止我們的工作，我們很知道濟案還在開始交涉的時候，民衆運動是很關重要的，我們的良好心決不容我們隨隨便便就放棄了我們的職責；我們不但不停止工作，並且更加努力了。我們最後的目的，是希望

濟案得到圓滿的結果，以慰慘死同胞之英靈，使他們在九泉之下得以瞑目。

同胞們！濟南仍是日本人佔領着呢！他們慘殺還沒有終止呢！膠濟鐵路的主權也在日本手中呢！這種用盡長江的水也洗不淨的羞辱，還未雪呢！濟南城上的血還沒有乾呢！難道我們都忘記了嗎？同胞們！我們的恥還未雪，我們敢還未殺呢！趕快起來努力作政府的聲援吧！

一九二八，八，十二，交大

濟案與國際公法

章勃

我做這篇文章，是有幾個前提的。假使沒有這幾個前提，那就濟案自濟案，國際公法自國際公法，好像風馬牛絲毫不生什麼關係。換句話說，本題在根本上就沒有做的價值，前提維何？

1. 認定中國的地位，是列在世界進化國家團體裏面，
2. 認定中國領土主權，是完整不可分的，
3. 認定國際公法，的確是國際間唯一公守的規章，
4. 從前所訂國際條約，此時還沒有失效和廢除，

假若以上四個前提，認為今日世界上，不容否認，而完全成立的話。那末我就要用國際公法的眼光，將這次濟

案來觀察一下，把這次發生的事實，是否一一合乎理法。

(一) 出兵

這次日本帝國主義者，藉口保護僑民，派兵來到山東，鬧成這次空前未有的慘劇，稍有人心的國民，莫不切齒痛恨的；然而釀成本案的顯著原因，應當歸於日本的出兵，牠們的出兵，完全是違背國際條例的。何以言之？因為中國是個獨立國家，對於內政外交，當然不受他國的干涉，而有自由處理之權；中國自應與他國同等享受國際權利，及對國際上之義務。目下中日兩國，並非達到宣戰的程度，安得有自由派兵到我領土中保護僑民的理由。若謂中國內亂，恐怕侵及牠們僑民的安全，那日本距華僅有一衣帶水之遙，儘可暫時回國；若謂因其其他原由，不能回國，亦可要求我政府，對於日本僑民，加以特別保護，退一步說，即認日本為自衛起見，而有出兵破壞他國自主權的必要。但此項權利，在國際公法上，是要在下述二種情形之時，方得採用的：

(1) 須一國有暴動，而暴動之謀者，在他自主國保護之下，而對於這圖謀擾亂的國家，才能適用。又變亂從倉猝間發生，或有其他緣因，一國為保護鄰國的損害時，這

條亦可適用。總而言之，欲利用此條，必須因有大危險，而且緊要；或暴動分子居住國，已不能防制的時候，方得用之。

(2) 爲自衛起見之行動，亦須必要範圍內爲限制。一八三八年坎拿大發生革命，英軍破壞美國主權，乘輪經過美國領河。華盛頓政府就向英國要求解釋此項行動，是否有自衛的必要及緊急不得考慮的原因。故此等行動，應限制於必要範圍以內，而不應與他事牽連的，其他法律家，雖認以自衛而可破壞他國主權，但是終否認其爲和平的軌道。

從上面法律問題來證明這次出兵山東，是否合法，不言可喻。且當南軍沒有到達濟南以前，日本出兵山東，國民政府，曾有數次的抗議，日本設非別有野心，儘有時間，另設他法，或從長考慮的。要知我國領土權的完整，不僅受國際的一般原則的保障；且受華府九國協定特別保障。一九二一年太平洋遠東委員會通過，關於中國之四原則，其第一原則云：「尊重中國主權獨立爲領土與行政的完整」。其第二項云：「給與中國完全無礙之機會，以發展並維持一有力鞏固之政府」日本乃當時簽字國之一，對於這次

會議的議決案及簽字的條約上所規定的義務，自然不容漠視。尤須明瞭我革命軍是本着三民主義，來完成民族解放，和政治統一的大業的，假使友邦稍有誠意，就當實際上給予中國完全無礙之機會，以發展並維持一有力之政府；不當背棄條約，來和結逆，勿結一起，阻撓義師的北伐。還有一層，中日兩國，俱屬國際聯盟會會員，查國際聯盟盟約第十條所載是「各盟員相約尊重聯盟中各員之領土保全，與現存的政治獨立，對於外來之侵略，願任保障，……」在理日本自應尊重盟約，豈能藉故來破壞我國主權的，侵略我國的領土嗎？

不論從國際慣例上或國際條約上說，出兵山東，都無一是處。所以出兵一事，即係破壞世界和平，蔑視國際公法。

(二) 軍事司令官發佈告示

據濟南來平者云，當日軍到濟南之日，大貼「大日本帝國佈告，中華官民知悉……如有違犯者，決不寬貸」等字樣，一若挑釁者然。誰都知道告示這樣東西，是政府對人民的表示，乃國家主權之行使也。若在國際公法上兩國交涉，只能由外交機關，以文書往來，沒有中國的官廳，

對於乙國的人民，可以發布告示的。而日本帝國主義者，竟如此荒謬絕倫，直視中國官民，都為彼邦的征服者，稍有國家觀念的人，誰沒有感動呢。現在姑且不去理會這種無知識的話，那種布告東西，在國際公法上，絕對不能在我國境內發出的，況且是一個小小軍事司令官能夠嗎？所以軍事司令官出告示，就是違反國際公法。

(三) 師團長最後通牒人

最後通牒，是國家以他國之行爲或不行爲，認作外交關係斷絕，或爲戰爭原因，於是用文書通知，來表示堅決的意思。所以最後通牒，須由本國外交官，正式提交他國的外交官，決沒有如日本的師團長一類官職，可以發出最後通牒的。師團長不過軍隊裏一個長官，根本沒有這個資格；且在手續上，沒經過日本國會的通過，又不經日本外交官正式提出，這就是有意破壞國際公法。再就福田彥助向中國軍隊發出最後通牒，期限僅有十二小時，關係國際上之先例，因國際上習慣，最後通牒之時間，爲三日，至少有四十八小時的預定期間。是論福田有無提出通牒的資格，期限是否合乎人情，就把他提出的五條件來考察一下，亦沒有一條合於當日的情勢與必要，除欲趁火打劫而外

，再沒有其他的理由了。其中第一條爲「國民革命軍須離開濟南及膠濟路沿線前二十華里以外」，無異赤裸裸的把他出兵目的，明白說出。按膠濟鐵路，經華府會議，完全由我國收回，山東條約的第十四條，是說得很清楚的。其文曰：日本應將青島濟南鐵路及其枝線，並一切附屬產業，包括碼頭，貨棧，及其他同等產業等項，移交中國，華會以後日方也有有償和無償的把十四條所規定的，移交中國。及膠濟路的所有權，完全歸我所有，而福田不顧一切，竟於五月七日對我提出最後通牒，近今我革命軍退出濟南及膠濟沿線二十華里以外，不是破壞國際公法是什麼。

(四) 戕殺外交官

外交官的職務，是代表國家的。在國際公法上，外交官不論在平時和戰時，都是不能侵犯的。我國庚子時候，因爲我國暴民殺死德國公使和日本使館一個書記，就引起八國聯軍之役，至後來就有辛丑條約結果：

(1) 以派醇親王載灃往德國謝罪，並於公使遇害處建立牌坊一座，以拉丁德漢各文叙中國等悔恤兇事的意思，
(2) 肇禍首領，不論王公大臣，或賜自盡，或加流放，或革官職，殺過外人的城市府縣，停止文武考試五年，

(3) 中國因日本書記官的被殺，派專使往日本謝罪，

(4) 中國付各國賠款海關銀四萬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還清，另加利息約四萬九千萬兩，合共九萬萬兩，中國以海關鹽稅的收入作抵，

(5) 在北京劃定使館界，

(6) 撤去大沽砲臺，

(7) 中國政府承認各國駐兵黃村，廊房，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盧台，唐山，昌黎，灤州，秦皇島，山海關等處。

你看我們爲了戕殺二個外交官，懲罰的嚴重如此，我國因受此次條約的影響，遂增加了國民空前無理的負擔，剝奪了一切國家自衛權。我國每年拿出一千幾百兩銀子，賠給這班帝國主義者。所以鬧得國家什麼教育不能擴張；實業也不能發達，及今思之，猶有餘痛。

帝國主義這樣明白的告訴我們，外交官享有治外法權，是不受任何國家的法律或其他處分。那帝國主義者，也要自己實行才對呀！怎麼又有這次戕殺我國交涉員蔡公時等的野蠻行動呢？這次日本戕殺蔡公時，據說非常的殘忍。先刮其雙目，繼割去其耳鼻，後復予以槍殺，這種凌遲

的刑罰。如此慘酷的刑罰，在今日世界除非野蠻民族而外，差不多都已絕跡的了。不意日本的今日，還保留這種野蠻刑罰，在二十世紀外交史上，可說是值得大書特書的第一次惡的記載了。

(五) 砲擊濟南

日本當五七對我提出最後通牒，不及我國答覆，即在夜間，向我軍隊開始作戰，用大砲轟擊濟南城，一連三日，城內瓦礫焦土，到處可見。入城以後，一見華人，近則刀殺，遠則槍擊，以致男女老幼，死傷枕籍。按照國際公法上，包圍及砲擊，須在兩正式交戰，方得施行。此次日軍砲擊我省令的時候，兩國沒有宣戰，且沒有正式絕交。既未宣戰；又未絕交，怎能以兵力侵占我國城市呢？退一步說，縱使中國與日本宣戰話，日本得可包圍和砲擊我濟南的話，其間亦有戰時國際公法的存在，不能抹煞一切，比如被包圍地方的公有財產，及傷兵收容所，乃和戰爭是沒有關係的，均有不可侵權。因一九〇七年陸戰規例第二十七條有說：「攻圍及砲擊時，遇有因宗教，技藝，學術，慈善，而設的建築物得醫院與病者傷者之收容所，非現供軍事上之目的者務勿加害；……」一八七〇年，德法戰爭

的時候，德軍用砲轟擊其包圍地之巴黎。誤斃二個小學生；又曾毀損士多拉堡之圖書館，法政府就行文到各國，訴其違犯戰規，法京巴黎各國公使，遂致電警德政府可見在交戰時，砲擊敵國城池，也是有限制的。而慘無人道日軍，竟把國際公法，視同廢紙，心術之惡險，行動的野蠻，真無以復加了。

(六) 侵害我國人民生命財產

十八世紀以來，依照國際慣例，凡兩國戰的時候，除兵士而外，其餘的人民，均加以保護。此次日本不僅打死許多兵士，並且慘殺數達一千以上的平民，就財產一方面說，除國有財產，可以自由處置，私有財產是不許破壞的，因私人財產，是以不可侵為原則，且有一九〇七年陸戰規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私有財產之不可不尊重」及第二項「私有財產不得沒的」的規定。日人甘心與我違背國際條例，竟將私有財產，任意處置。查此次受日軍砲擊的私有財產的損失，據濟南慘案外交較據的調查，不下二千九百餘萬元。這也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濟南暴行的成績。

(七) 殺害受傷官兵

當我國軍攻克濟南之日，旋即進擊德州，因濟南城內

，沒有後方醫院，就在城外山東醫院，另開治療機關來醫治五百餘名受傷的官兵。不料八日攻城時，即把該院新任及受傷官兵一律槍斃，手段殘酷，亘古未有。按一九〇六年日本瓦條約第一條第一項有規定云：「軍人及公務上附屬軍隊人員，有負傷及罹病者，當其在某交戰國權力內外，該交戰國，應不問國籍如何，一律尊重救護。又該約第二條第二項，較規定『受傷兵處置的方法有三：一曰，戰後將戰場所遺傷者，互相交換。二曰，病者傷者於病傷全愈後，或診醫治，堪以運送交戰國，不願為俘擄者，應各送還本國，三曰，商准之中立國，將交戰國之病者傷者送交看管，至息戰為止』，日本為簽訂國際紅十字條約同我之一，竟把條約置之度外，一味發洩他們的獸性，咳！從此以後誰敢說日本是個懂得人道正義的國家呢？

我們這次從牠出兵之日起，所表演的暴行，一幕一幕的，都領教過了。我國一切領土主權，已經被牠蹂躪殆盡；彼方野蠻獸性，可說暴露無遺；所以此次濟南慘案，不特在世界外交史上開一未有之惡例，而在莊嚴燦爛的人類史上，也不啻多一惡劣的紀載了。

為濟案事勸告日本

萬琮

一家中，兄弟鬩牆，是自家事。某甲入室，本友愛的精神，只有和平的勸架，沒有用刀來解決的道理，若果甲不懷好意，帶着野心，藉此將他兄弟二人殺了，遂大聲嚷着說：我代理他們管理家事，天下那有這個道理呢？倘若他們兄弟覺悟了，知他是個凶賊，就不約而同的結合起來，先下手將他殺了，照法理來說，人情來論，也是必要的手段。任何人也不能說是不對的話，所以這次濟案，縱然中國有何不對的地方，千不對，萬不對，還是日本「出兵」的不對？何以呢？（一）則山東是中國的領土，主權所在，那能容你隨便派兵來佔據呢？（二）來國軍已領先正式聲明照會「妥實保護僑民」縱或不幸，事後若有變故，你再與師問罪，也不為晚？（三）若求萬全之策，可將你，那極少數的僑民，遷到青島或大連去大可以築牆壘的保護著，何以偏要出兵來找亂子呢？（四）你既是出兵，只可保護你的僑民，同你範圍內的利權就罷了，何必要嚴重的下一「哀的美敦書」，要撤開國軍在二十華里以外作戰，將濟南城人民驅逐出境呢？（五）撤開國軍在二十華里以外，將吾國民驅逐出境，城中全是你的僑民，還不够你保護嗎？何必如臨大敵的陸續加派大兵，引馬東渡，硬要橫行罷佔全山東，

又是何種居心？（六）除了以上的野蠻行爲，還殺我國外交官（蔡公時）侮辱我國體，侵害我國權，這是多麼殘忍的禽獸行爲！按照國際條例，外交官雖在交戰的時候，也不許有非禮的待遇，何狀我們還沒有和日本正式開戰呢。

要曉得：人到「惡貫滿盈」，必遭滅天誅呵！各國也有利益在中國，他們爲維持「利益均衡（Balance of Power）」計，那時無論你日本如何利害，像德國樣，就要使你「放下屠刀，跪拜盟城」哪！不然的話，你就要被大海淹沒，使你雞犬不留，或火山爆發，燒得你「大和民族一個不賸，那時你來向中國求救不能「求天賜福不許，可是危險極了！！

說起來日本還是中國的後裔，從前所謂三千童男女，入海求神仙。實爲今日日本的開山老祖，你看你們的皮膚，不是像中國人同一種黃的顏色嗎？他們的文字，不也和中國的文字相似這樣的嗎？以同文同種的關係，尙不能怎樣的親愛，以求共存共存；來反抗白色人種的侵略，真是我黃色民種的不祥事件，也是令我中國人十分短氣的。所以我要誠懇警告日本人幾句話：希望他們特別注意：

（一）我們今天的中國，已正走到那光明路上了！你應

將長據山東的軍隊，趕快撤回，以脩兩國的好。

(二)你給那些「賣身契」，陷害中國的鎖鍊！不平等條約，趕快答應我們的取消要求，不要一國單獨因執意見自討沒趣，再遭中國人民的反感。

(三)快快將此次禍首，田中義一打倒，免得兩個的鄰邦，再有不幸事件的發生。

(四)並且還希望他們，取消歷年來的「傳統侵略政策」，維持東亞的和平，並努力團結來抗他民族的壓迫和侵略。

(五)還有一件事，也要勸勸你們日本，這次東三省，改換旗幟，歸從國府，也是中國的家事，用不着你日本來做「太上皇」，管那「狗捕耗子」的閒事，你說有種種「秘密的權利，你既是口口聲聲的「仁義」「道德」，要心口如一的，就得將那「暗無天日的密約」宣佈無效，藉此可以討好於中國，不然，你若照舊行那禽獸屠殺的行爲，恐怕我國還要發生個「東三省後援會」，使我國人多加一層仇恨的影子，你日本後來的禍患，就要臨頭了，日本國人！快快覺悟起來！

一九二八·八·八十一於北平交大
對於「濟案」國民應有的覺悟 郝瑞桓

日本帝國，自甲午一役，戰敗我國，任意割我土地，侵我主權，嗣竟至發出制我中國死命之二十一條，立迫我國承認。幸我愛國熱血青年，有轟轟烈烈之五四運動，與國人響應之努力，使帝國主義者日本，見我民勢浩大，不得不暫告讓步。然此目無人道之日本帝國豺狼成性，不奪不饜。吞滅我國之心，未嘗一日忘之。假借萬惡軍閥爲工具，在我國大肆侵略，爲所欲爲。而滿蒙權利，多爲攪得。再者根據不平等條約，在我內地，橫行殺人不見血的經濟侵略政策。我國真危矣！孰料日本帝國主義者，今次承我國革命完成之際，假保護僑民之美名，出兵山東，故意阻止我北伐；在濟南無故殺我革命先鋒同胞無數，且不顧國際公法，用剝目割鼻極慘的刑法，殺我外交官。嗚呼！世界果無公理矣！中國果亡矣！民心果死矣！爲何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此燦爛之二十世紀，不顧世界公論，這樣慘無人道的侮辱我民族呢？國民呼！同胞乎！是而可忍，孰不可忍！

國民革命軍，素重訓練，紀律極佳，所到之地，都爲民衆歡迎。與奉系匪軍，決然不同。此種昭著事實，中外人士，無不承認。此次革命軍甫克濟南，積極籌備承勢繼

續北伐。在此時際，決不肯與外人引起糾紛，以礙前進。此種情理，雖三尺童子，亦一目了然。且國民政府對外屢次宣言，於外人生命財產，極力擔保保護。日本此次出兵山東，屠殺同胞，阻止北伐，可見其為預定計畫。而我國府在此北伐進行之際，始終抱定主旨，不與外人多生枝節，所以日軍得以任意屠殺，任意繳械，而我軍祇好隱忍相率後退，一以顧全大局，一以表明濟案之真相。然日軍竟自鳴得意，以為戰勝我軍，不知國府倘有與你方起釁之心思，你想國民革命軍是這樣的衰弱麼？就是這樣不抵抗的退走麼？！

由上看來，日本乘中國無暇顧外之際，以預定計畫，犯國際公法，出兵山東，屠殺革命民衆，且用剝削割鼻極慘的刑法，殺中國外交官。而中國為顧全大局，始終隱忍，致受莫大之損失。濟案真相，既是如此，孰曲孰直，孰是孰非，不言而喻。中國外交公使，將來與日本談判濟案，理應向日本提出以下主要要求：（一）尊重華府會議，將濟南青島與膠濟路之日軍從速一律撤淨。（二）嚴辦在濟南屠殺中國民衆之責任者。（三）日本應向中國道歉，並有相當的賠償。

觀六月二中一日，日本民政黨，開緊急最高幹部會議，議決對華政策要旨內，言「乃政府不盡何等方策，即行進兵，未免輕舉之甚也。」——由此亦可以證明日本今次實無出兵山東之必要。——並言「政府進來汲汲於內政問題之彌縫，而外交之失策，層出不窮，此吾人所以不能信賴現內閣之對華外交者也。」——日本原為彌縫內政，而出兵山東，此足證明濟南事件為田中內閣之預定計畫。嗚呼！田中內閣為延長其壽命，出兵屠殺我民衆，阻止我北伐，國民乎！同胞乎！我們豈能干休麼？！

諸位要知日本天然出產，本不足自用。今日所以富強者，全憑行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中國地廣人稀，為其行經濟侵之絕好地點。每年日本洋貨之侵入，銀行之紙票侵入我市場，匯兌之折扣，存款之轉借；出入口貨物運費之增加；租界與割地之賦稅地租地價；特權營業，與投機事業；及其他種種之剝奪，中國每年要有好幾萬萬元的人民血汗，斷送與日本。這種經濟侵略，比政治侵略，要利害的多。因政治侵略，顯而易見；經濟侵略，普通一般人不見覺曉。唉呀；這種殺人不見血的經濟侵略，中國不及早預防，非制中國死命不止。日本經濟生活，既多靠我國供

給。同胞乎日本！今日這樣侮辱我民族，我們尚能再繼續供給那忘恩負義的日人麼？不供給日本惟一的辦法，即與日本經濟絕交。所謂經濟絕交，萬不要以「好聽名詞」了。我們要全民一致，具百二十分的決心，籌出具體的詳細辦法，並要堅持實行到底。所以我們現在要督促政府，一面秉互惠原則，與列國從速修改一切平等條約，實行關稅自主。一面與日本認真實行經濟絕交。

萬惡軍閥張作霖，甘為帝國主義者之走狗，終為帝國主義者將其炸死。日本人好收小利，萬分狡詐。他們之國民劣性，我們不可不知。年來日本極力經營滿蒙，侵奪之野心，藏蓄已久。現張學良繼乃父督率三省，背後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操縱更可想見。現在國民革命軍對於東三省，不可不有一詳細的計畫，與澈底解決的辦法。

嗚呼！國人醉生夢死久矣！現在政治逐漸清明，真正民樣快要實現，國人當如何自新乎！如何努力乎！要知國家之尊榮，即一個國民之尊榮；國家之恥辱，即一個國民之恥辱。日本數十年來侮辱我國之慘史，令人目不忍睹，痛心萬分。國民乎！同胞乎！我們對於濟案，決不能干休！我們誓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者！

一九二八·六·二七 北京大學

甲午後日本凌侮中國記略 黃叔喬

中國和日本既然是同種族的國家，照理說應當相親相愛，相扶相助，來共同抵禦天之驕子，自命為地球上惟一主人翁的白色人種的國家。然而事實使我們中國人知道日本的凌侮我國，處處想侵略我國，比任何一個白色人種國家還要兇狠，還要露骨。此次日本竟致出兵山東，驅逐我管家守門的正式國軍，殺戮我無拳無勇的和平百姓，他還取巧的說什麼「防止共黨，保護僑民」等等似是而非的話來隱瞞西洋人，欺騙中國人咧。試問現在痛惡共黨而想用最嚴厲的手段來剷除牠的，世界上還有那一國比中國更利害些？那末，何勞你們日本來擔憂，並且來越俎代庖呢？試問現在世界大通的時候，那一國沒有僑居他國的人民？何嘗聽說過要派大兵到別國去保護已國的僑民的呀！況且此次事變發生，毫無些微赤化痕跡；而討赤的國軍竟繳械的繳械，拘囚的拘囚，就是飲恨而死，長眠不視的，亦不知成千累萬，還說防止共黨麼？況且此次無辜的平民也伏屍遍街市，房屋成灰燼，難道保護僑民必先殘殺了居留國的

人民，纔能達到目的麼？唉！多說何爲，一言以蔽之：不外日本的蠻強無理，包藏禍心就是了。然而同胞呀！我們是世界上最愛和平的民族，所以愛國的熱忱敵愾的義憤是比較很短促的，不轉瞬間祇要敵人輕輕用些巧計緩和，我們就易滿意了；就很容易將這種奇耻大辱忘之九霄雲外了。你們只知道這次濟案是日本凌侮我國的大紀念，你們也知道以前日本凌侮我國的事情還很多麼？我寫這篇文章無非要提醒同胞，大家要懲前毖後，牢記以前的恥辱，預防以後的不幸；對於此次的濟案，尤不可以分五鐘的熱度來對付他。——以上是我作文的目的。以下就是日本屢次凌侮我國的事蹟了：

(一)甲午之戰——一八九四年日本艦隊忽然擊沉了一個裝載華兵赴高麗的英國商船高陞號，所以有中日之戰，戰爭的結果，理直的中國反敗了，于是我國割去高麗台灣澎湖島給日本，還租給他遼東半島，賠給他二萬萬的巨款。從此以後世界各國就沒有一個瞧得起中國了，所有以後的「利益均沾」呀，「勢力範圍」呀，弄得中國民窮國弱，也間接地受了這次的影響。

(二)日俄之戰——一九〇五年日俄開戰，日本先侵犯嚴

守中立的中國的領土，戰後還逼我訂立「中日新訂東三省條約」，簡單說一句，就將南滿州變成他的勢力範圍，實施他的殖民政策。

(三)英日同盟——日本在一方面盡力的侵略中國，一方面還恐怕別國來干涉，于是勾結英國，和他訂立同盟。以後的吞掠膠州，提出震撼全球的二十一條等等，都是這個同盟的結果。

(四)第二辰丸案——一九〇八年舊曆光緒三十四年正月初三日，日本第二辰丸裝了許多銃器彈藥，由神戶開到澳門，想把這種軍火密運到中國內地。其時廣東的砲艦就中途拿辰丸捕獲，日本就說澳門是葡萄牙的，極力慫恿葡萄牙與我國爲難，她自己也提出許多賠償謝罪等嚴厲的條件，並且揚言說如果中國不照辦，她就要取自由行動了，換句說，就是與中國開仗了。當時中國朝野人士都萬分的憤激，在廣東發起排斥日貨的運動，然而中國究竟是弱國，無法抵禦她的強暴，不久就允許他的要求，于二月十七日派軍艦會同日本領事向辰丸舉禮砲二十一謝罪，賠他許多錢，處罰許多官吏，收買牠的銃器彈藥，方纔了事。

(五)間島問題——間島在奉天省圖們江的北部，本來是

中國的領土，不過鄰近高麗，一九〇七年日本突然派兵來爭管這個地方，同時引誘了許多商人和妓女到這地來營業，中國政府就立刻同他交涉，而他竟置之不理，直到一九〇九年方始承認退還中國，這明明他自己知道他不是了，然而他還要要求中國給他開幾處商埠。

(六)南京事件——一九一三年秋二次革命起事，袁世凱派張勳攻打南京，誤殺了幾個日本籍的人民，日本就派大隊海軍立刻開到南京，耀武揚威，要求中國斥免張勳的都督，賠償許多的損失，他還藉端要求滿蒙五鐵道的建築權。

(七)佔領膠濟路——民國三年歐戰開始，日本起兵爭奪膠州，說這是德國的領土，然而軍隊出動時，他公然強據附近完全中國統治的領土，強拿萊州半島作為交戰區域。他又派兵佔領膠濟路，逼退了沿路的中國軍隊，一直侵入濟南。中國向他交涉撤去中國領土內的軍隊，他就誣蔑我國，反說中國這種舉動是污辱日本的，甚且說中國要勾通德奧來和協約國宣戰了。

(八)二十一條——民國四年一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拿會受中國的污辱為名，向中國提出那空前絕後，震駭全

球，最無理，最野蠻的二十一條。條件上大約說：(一)中國應當允許日本承受以前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二)日本在南滿州東蒙古要有無限的特別利益。(三)日本有管轄漢冶萍鑛廠權限。(四)中國不得將沿海各地轉租或讓與日本之外的國家。(五)中國政府要受日本人指揮。日本提出這個條件後，知道這樣暴橫無理的條件，結果不但使中國人切齒痛恨，並且也要動正直的外國人的義憤的，所以他要求中國政府不要把條件發表。果然條件雖沒有宣布，然而中外都知道個中的大概，一時英美同來責問。中國國內民情也激昂萬分，向政府表示，寧為玉碎，毋為瓦全，與其承認這種亡國條約，寧使戰敗而亡，較為有些光榮。日本政府于是急不及待，遂于五月七日向中國提出最後通牒，限中國在四十八小時內圓滿答覆，否則他就要派他的陸海空三軍到中國來廝殺了。可憐的中國，積弱到這個地步，那兒敢逆他的凶鋒，到了五月九日就派曹汝霖承認他的要求。這樣的舉動不但使中國受了空前的奇恥大辱，就是國際間的道德也為他破壞淨盡了。

(九)鄭家屯案——鄭家屯是奉天省內地的小鎮，按照條約，不許外國人居住的，但是日本有人有意欺侮中國，那管

這種條約，地要住就住了。民國五年八月十三日，鄭家屯有一個日商，內一個華童買魚，日商出價太少，華童當然不肯買給他，那個日商就拿這個華童毒打了一頓。正好駐屯該處的二十八師有一個兵士看見這種不平的事情，就出來調解，不料這個日商真不講理，竟拿調解的華兵也享以老拳，這個華兵當然不答應，爲自衛起見是要抵抗的，那日商就跑到日本兵營調來大隊日兵攻打二十八師兵營。該地縣知事出來求和，又被日本軍隊拘禁起來。九月二日，日本政府就藉此提出了八條不關本案的無理要求，中國政府無可如何只得于六月十一日答應日本一部份的要求，申斥二十八師師長，處罰與聞其事的軍官，命奉天督軍向日本關東都督府及領事道歉，並給日商撫卹金了事。

(十)引誘蒙古喇嘛使離叛中國——民國七年春日本人借慶祝釋迦誕辰爲名，邀請內蒙古的喇嘛到日本去，特選俊妙日女侍候起居來迷惑他們的心，領他們參觀兵工廠造船廠等等誇耀日本相富強。大隈侯還親自說給他們中國貧弱無用的情形，要他們轉而傾向日本；幸虧留日中國學生識破機密，勸喇嘛勿誤信好計，喇嘛亦自知感悟，不肯離叛中國。然而即此一端，日本人要併吞中國的蒙古，真是進

行不遺餘力了。

(十一)偷文書——民國七年十月巴黎和會，日本用盡種種奸計，想奪去中國在和議席上的地位。十二月陸徵祥起程赴會，經過日本的時候，日本人竟用卑下的手段，偷去陸氏隨帶的很重要的丁字文書一箱。

(十二)福州事件——民國十一年十六日福州有七十個日本籍民因當地有抵制日貨的舉動，他們就拿了刀拿青年會學生毆打，當地的居民想出來救助，又遭了日本警察署領的二十個日本人亂衝亂打。他們不但在街路上毆打走路的人，並且還衝到居家去，打那櫃台裏面的人。後來雖然日方送了受傷華人一些撫卹金，然而這種蠻而無理的舉動，恐怕天下之大祇有日本人纔能做得出來。而他們能做這種舉動，也祇能欺侮我們好說話的中國人罷。

(十三)琿春案件——琿春是吉林省和高麗交界的一個地方，屬於中國所有的，民國九年十一月二日，日本人藉口該地高麗人有革命運動，就派兵佔據琿春，所過恣意劫掠殺戮。後經中國政府調查明白，給以實據，說日本軍隊在該地專門供給土匪槍械來擾亂我邊境，日本自知理窮，始肯將軍隊撤回。

(十四)長沙六一慘案——民國十二年六月一日，長沙學生在河岸檢查日輪的搭客是否私帶日貨，日本領事知道了立刻命日本兵艦伏見號，派陸戰隊上岸列陣示威，忽然就開槍擊斃二個學生，傷了四個學生，日本領事還以為不夠，隨即電令漢口的日本兵艦到長沙，表示他始終如一的蠻強。

(十五)五卅慘案——民國十四年五月十五日，上海五個日本紗廠同時拒絕工人上工，勞資兩方正在交涉的時候，日本工廠的日本職員竟亂放手槍，亂用刀戳，殺死了一個華工顧正洪，尚有重傷七人，後來就造成這個五卅慘案，說來還是日本人的為禍之堦呢。

(十六)濟案——本年五月三日國軍正在驅逐直魯的餘孽，恢復了濟南的時候，那日本人又野心大動，想佔據我們的山東，破壞我們的統一。殺了我們的外交官蔡公時等二十餘人，其他平民二十多人，繳了我們的軍械不知其數。隨後又佔領膠濟路和青島，把持津浦路使牠不能通車。中國一日不成為自強獨立的國家，牠的對華野心就沒有稍戢的一日。

(十七)皇姑屯炸車案——此次張作霖在皇姑屯被炸，一

般人相信這又是日本人的陰謀。據說張作霖專車到山海關的時候，有一個日本官員拿了片面的條約逼他簽字，他不肯，那日本官員就說：「你不要後悔呀！」車到皇姑屯，就有這炸車的慘案。張作霖的存在果然于中國是無利的，然而日本人炸死他的內幕，還想乘東三省統率無人的時候，逞其乘人之危的奸計呢，這是多麼陰險呀！日本凌侮中國的事蹟實在太多，據我所知道而堪以記述的在最近三十年內已經有了這十七件大事。

此外尚有民國十二年冬廈門日藉台民的擾亂治安，日本領事又聲勢洶洶得的說要取自由行動了，這都是日本的對華的慣技。「你是一個弱國，我是一個強國，我現在要欺侮你，就算欺侮你，你不答應，我就派大軍來攻打你，看你又將怎麼樣！」國際公法是同等國力的國家的法律，世界上的輿論與公理總敵不過幾個狡詐外交家的幾篇文章和演說，更敵不過不講是非的強權。你看日本的國權向來握在軍閥手中的，現在的田中大將居然秉國之鈞，他只知道上馬廝殺，爭城奪地，是他的天職，惟一報效他日本的責任。這次濟案的發生，也就是他這種野蠻心理的表現，可憐的中國適然其衝，永久為這般野心軍閥的矢的。已往的尙

留存在我們的眼簾上，將來的在我們心頭上總還有幾分顧慮罷。同胞們！現在是分工合作的世界，要努力為國努力雪恥，也可以殊途同歸的；我自有的臥薪嘗膽，為國雪恥的方法，我暫且不來發表，諸位閱者也都是有為的志士，你們大概也都有你們誓死復讐，滅此朝食之計劃，我更不要自作聰明的來指示給你們，然而我終覺不能不說的還有以下的三點：

牢記以前的國恥！

一致團結力爭濟案交涉的勝利！

以後還要努力革命，應付未來的國難！

十七，八，十二，北平交通大學

濟案與民衆

于惠亨

濟南事件，到現在算是整整的三個週月。在這個期間內我們的血會熱了一陣——請恕罪或者現在的血還在溫——感情激發起來過一陣，各地各界瘋狂似的組織什麼濟案外交接援會，反日大同盟等等團體，去援政府作交涉濟案的後盾。真有不食田中的肉不休，不飲日兵的血不止之勢。但自政府宣佈外交鎮靜之後，這種聲勢豈止一落千丈？

嗚呼！所謂五分鐘的中國人，那裏配談救國？自然民衆運動要服從政府的指導，但政府外交鎮靜並非叫民衆氣勢消沈，是叫我們的舉動鎮靜慎審罷了。所最令人失望者，就是指導民衆的負責者，無端藉着這種口實去摧殘愛國團體，以滿足自己的私利，對於黨國的生死關頭，滿不在意，此種舉動，真令人氣殺。

以後我們當保持我們的溫度，團結我們的力量，在相當的範圍與原則上作永久的組織。一方面對帝國主義者抗殺，一方面督促政府作打倒帝國主義者的準備。

現在我們來討論對帝國主義者抗殺及督促政府作打倒帝國主義者的準備。關於這層，我們可以分爲兩種方法：（一）消極方面（二）積極方面。所謂消極方面，至少須做兩件事（a）宣傳，（b）經濟絕交。宣傳分對內，對外兩種；對外又分對日本，對友邦兩種。對內宣傳的目的是使國內的民衆都明了濟案的真相，及帝國主義者進攻我們的利害，及民衆對於國家及打倒帝國主義者的責任，一致努力奮鬥；對外宣傳，是要把濟案的真相，宣佈給世界友邦，不要因日本的一方面的狡滑宣傳，而誤解濟案的責任，並使日本民衆知道田中內閣的這種砲艦政策對於中日將來的感

情不易恢復而結不共戴天之仇。對於經濟絕交，我們也要分兩方面：（一）積極方面。就是不買日貨，不賣日本貨，不用日本鈔票……等，總而言之，就是民衆自動的與日本工商業完全脫離關係。（二）消極方面，就是要製造或輸入貨的用品，救濟失業的工人；若不然，恐怕我們因為不用日貨而有很多的事是要停止，我們本身倒受很大的損失。不過想要使這種計畫發生效力，第一要有嚴密的組織，第二要有精確的計畫，第三要永久，第四要普遍。所以我們不當受感情衝動，就來喊幾聲打倒帝國主義，抵制日貨，經濟絕交等就算了事。我們盼望能由濟案，民衆自動的起來，組織永久的反帝國主義者的團體，作切實的工作。

關於積極方面至少盼望作兩件事：（a）督促政府積極外交，現在的外交，並不是政府的外交，現在的外交是民衆的外交。試看巴黎和會我國代表之未簽字；五四運動之打倒賣國賊，五卅事件，英國之甘心屈服；漢口，九江英租界之得以收回，都是民衆的力量。（b）準備武力，要知到現在的外交要沒有武力做最後的後盾，是不行的，歐戰以後所倡的公理戰勝強權的口號，都是騙人的東西，自然武力，政府是要求做的，不過民衆方面也可以有相當的組

織，這種組織我的意見是一舉兩得的：一方面可以將來打倒帝國主義者而用，一方面也可為自衛，剷除土匪軍閥的勢力計。在這裏我們當注意，我們的武力並不希望作侵略的用途，因為我們的標語是「天下為公！」

關以上的說話，似乎是高調，不過什麼才不是高調呢？我以為「知難行易」是對的，所以這種說話，若是有很好的組織，這是事情中最容易辦到的。

一九二八，八—七日燕大

日兵盤據濟南及膠濟鐵路的現狀

雨惠

濟案的爆發，赤裸裸地顯出日人欲用武力吞併我們的土地；其嚴重，殘忍確係超過往昔的「五卅」，「沙基」，「萬縣」，「漢」，「滬」等慘案；讀者想已有相當的認識，我就不再贅述了。至於日人在濟及膠濟沿路的現狀，想為讀者所願聞吧？我不揣愚昧，僅敢在這次冒險的旅行後，把所得的見聞記錄下來，作一個簡單的報告。

青島雖仍稱「中立區」，而日軍軍艦環伺；陸戰隊的上陸駐紮，在在皆可證明其握全埠的實權；至於中國警察

，保安隊的設立，不過供其驅使，「爲虎作倀」而已！當我抵青埠的前一日，該地青年會，爲開同樂大會，而被日人嗾使武裝警察前往搜查一遍！雖美其名曰：「嚴防暴徒亂黨故意滋事」，實則恐怕我國人反日運動啊！咳！日人奸詐，不敢公然佔領青埠，確係怕引起列強的干涉；其在空洞的外表上既未貽人以口實，而骨子裏却又得着了實惠！

膠濟沿路各站，都有些倭而粗壯的日軍站崗，他們那種耀武揚威的神情，真令人氣憤不過，而欲鎗殺之，他們佔據沿路車站的意，也是要攫取該路的收入，以充遣派軍的費用。哈！他們現時用的軍費已是取自我國；他日解決濟案時，他們必定還要我賠多少萬以充軍費及其他損失！反正他們總是不至於吃虧的！更有一事，令人最不明白的，就是日人已令青埠當局取消一切雜稅；而自青至濟的火車票價，於無形中却增漲了一元有奇。哼！日人專會外表仁慈，內藏尖刀啊！咳！他們那些類似這種苛刻榨取，於已固然是有百利無一害的；可是我山東的同胞們被殘暴軍閥的壓迫榨取後，已不堪爲生了！而日人的橫蠻，更百倍於往昔，豈不是要逼死無產的同胞們嗎？

我離青往濟時，是霧漫滔天的黃昏；我坐在擁擠異常的三等客車裏；被汗氣的薰染，至於恍恍惚惚地入了夢鄉；而顧及行李的心又無時或釋，遂於朦朧中能曉得一切人的談話聲及吵鬧。當車抵任何車站時，我總可以從窗隙間，於慘澹的燈光下，見着雄糾糾荷鎗實彈的殘暴屠殺者！咳！這時我的心境是熱狂的，而我的外表却要沈靜地保持着容忍的美德！迨車抵張店時，天色已發白；在清明的晨光中，觸目皆是，乃荷鎗登車巡察的日軍，靜坐條檯上休息的日軍。他們的紀律確係不錯啊！他們當閒散的時候，是決不遠離，而在營前的長檯或椅上靜坐啊！這或許也是他們時時備戰的表現罷？我們從日本所謂山東利益的總量；即田中宣言所指應保護的財產一萬五千萬元的投資中，（以日金爲單位）張店這個小地方是佔有八十萬元的，怪不得該地屯有這些日兵啊！及到普集，兩旁的戰壕猶存，也有日兵多人屯駐於該地；我深加思索，纔知道駐該地的日軍是接應濟南的，因爲由該地往濟，只須坐一時餘的火車。咳！沿路的居民於眉頭目梢的確流露出一種憤憤不平的氣概；即田地的穡稼也顯出萎縮不振的狀態。

旭日東升後，車抵濟南，車站上滿佈着穿綠黃色服裝

的日軍；當客人們下車後，都魚貫着戰悚地走出站；那時人們的俯首緩行，確似囚徒。日軍於旁觀中誹謗耻笑着，誰又敢仰視呢？若有人偶一不慎面現驚惶，當時必被扣留啊！聽說每天都是挨次檢查行李，而那一天却不然，大概是特別開一天，好積點德罷！

濟南市面是已入罷市狀態中，在商埠除了日商外，是沒有不閉門的。這種自動的罷市，確是表現出一種消極的抵抗。各馬路口沙袋所裝置極堅固的戰壕——即屠殺我同胞的發彈所——以及其旁守禦的武裝日軍，更表出一種森嚴的淫威！咳！猶鮮的餘血，淒涼的景象，誠令人不堪目覩！

雄偉的西門城樓已被日軍的礮彈陷平；西北城角被砲擊的巨穴，猶是新跡；自南門至西門一條順城街上百餘家房屋已成了被焚後的荒場；性命，財產的損失，又何可數計呢？巨大工程，如無線電台爲着有礙日人，也被毀得亂七八糟；無影山上的火藥庫，及緯六路的國軍修械所，俱都斷送於日人的炸彈下了！咳！繁華的城市，現已成荒蕪，淒慘的戰場了！

濟南的人口於無形中較已前減去了三分之二，因爲閉

門的舖戶僅留二三守門者；中產以上的人家，概皆離去而別尋安逸的避難所。還有一項社會調查是可證明人口大減的：即人力車夫在慘案前平均起來，每日可賺洋一元左右，現合濟地銅元九吊文（該地是以四十九枚爲一吊），今則每日進項之最高度不過一吊文左右，相去約有九倍。總之，被難者及懼被難而逃避者，促成了人口稀少的濟南！

日本憲兵隊的司令，在濟發號司令，公然出起佈告來了，且標明「大日本昭和」年號；更有令人痛心的，就是在城門上懸掛着的確是日本旗！至於國旗——青天白天滿地紅——不但影兒已杳，即在任何地方查出了國旗，則旗幟的關係人必被鎗殺啊！咳！這是亡我全國的先兆；奴隸我全國人的預告啊！凶頑的人們，又乘着汽車，滿街巡遊。他們若忽然停住，那就必定是要斷絕交通，檢查行人啊！他們檢查時的橫蠻，真是無可形容，即片紙隻字，他們都要「節外生枝」啊！咳！我不幸，也曾遇過一次。

每當「萬籟俱寂」的晚間，日軍總是以槍礮之響聲示威；雖說是鎮懾匪徒，難道就不是挑釁心甚的表現嗎？當我離濟的時節，聽說日軍在膠濟沿綫爲與魯軍殘部及土匪起衝突，致用礮轟村鎮；以武力驅縣中官吏。咳！這明明是

欺侮我國弱；弁髦我主權啊！咳！要不是我國內爭的紛紜；器械，軍隊的不精良，又何懼這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呢？我希望同志們速謀團結，臥薪嘗胆，努力備戰，以圖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者！

兩惠同志這次冒險前往濟南作實地的調查，他的勇敢的精神，我們是很欽佩的！他貢獻給我們這篇報告，並許多慘案的照片，這是我們應當感謝的。記者

濟案發生之觀察

周晉康

國家之患，不在強憐之覬覦，而在軍閥之跋扈。不在外侮之日逼，而在內亂之頻仍。竊我國自海禁大開，外患內亂，相因迭見，國家大勢，愈趨愈險，國家風氣，愈幻愈劣。割地也，償金也，辱民也，無不吞聲而承認。森林也，礦產也，航業也，鐵道也，海關稅也，裁判權也，莫不攘奪於鄰邦。若日本則擁我白山黑水之不足，而更及青島，竟施一向之所謂田中對華積極陰謀，而解散革軍，慘戮華人，炮轟濟南城之濟案發生矣！虎視眈眈，——陰謀暴露，——日已急迫，惡耗迭來，令人神落而心傷！

濟案特刊

嗚呼！此次慘案事件；其始，則日本藉口保護僑民，

而遣派大軍，入我腹地，蔑視我國主權，違背華府議案，甘冒不韙，罔知顧忌，實國際之判徒，人類之公敵也。且夫日本出兵之藉口也，本無意義。蓋僑民於異國領土，該國自負保障安全之責，若一一由母兵派兵保護，不惟有侵害該國主權，抑且無此辦法。退一步言；藉曰保護僑民，而其必須之兵力，自有限度，今則以二千餘之日僑，需數千名之軍士維護，此例亦為各國所罕見。即日規定保護僑民區域，亦應商得其國家之同意，豈能任意自定警戒範圍，視他國為己物乎？且日本未出兵之先，南北迭有抗議，及聲明保僑之盡力，而革命軍尤為重視。——蔣介石氏之急赴濟南，黃郛氏之追隨而至。——置諸不理，是異國軍隊相處，因言語不通，情感易失。况又值軍事時期，隊伍交錯，尤易誤會，此吾人事前所憂慮者也！日本未及見之耶？知而故為之，是其責在日，奚待辯言。

即此次濟案之真相如何，姑且不論，茲假定雙方當局所報告者，皆為事實，則日本通信機關五月一日前，宣傳革命軍之軍紀如何嚴肅，何能維持地方始安，乃不數日，勿傳兩軍於濟南商埠，驟起衝突，於是日方電訊，又復力言革命軍為預定之政策，如何厚誣革命軍賀耀祖繆培南兩

部爲共產軍之名詞，甚復福田師團長，奉其政府之命令，於七日向蔣介石氏提出五大要求，限十二小時內答覆，性質等於哀的美頓書，開世界宣戰之新紀錄。既而未待政府高級軍官之答覆，即開始軍事行動，而欲澈底盡消滅，於濟南爲中心之二十華里圓經內之南軍不可，迄南軍退出該地，而又施其得隴望蜀之野心，更進而炮轟濟城，包圍三日，始得攻破，城內南軍，悉被繳械。至今居民尙不允懸青白之旗，而正式實行佔領濟南，管理一切中國之行政焉。

噫！余思日本胡爲而出此行動乎？日本果不得已而出此耶？在稍明日本近來對華政策，皆知日本之採取積極挑戰之態度，早爲預定計劃，今特持論於後，以規將來之實現：

第一；自平時日本干涉中國內戰，利用軍閥壓迫革命勢力發展以觀，此次日本出兵有意作祟，未嘗不跡涉偏袒某一方面，使彼有賴此喘延一息之嫌疑。

第二；田中內閣，因此次大選，而施行種種非法壓迫在野黨，備受反對黨之攻擊，內閣動搖，幾有不可終日之勢，未嘗非藉對華之外交，以轉移反對黨及國人之

視綫。

第三；欲鞏固在華之利益，故乘革命軍無暇專力應抗外交之時，而施以炮艦——飛機——武力恐嚇，以一舉俟其屈服，而從中另訂不平等條約，俾作在華利益之一層保障。

第四；革命軍素以「打倒帝國主義，廢不平等條約，……等」

相號招，而日本對華之不平等條約，異常衆多，又爲東亞帝國主義之健者，依此革命軍之發展，能不傷心！……以待時而發。

今若根據以上之觀察，則濟南事件，日方應負全責，實爲確切，而毋容猶疑者也，雖然田中軍閥，亦可不必要上列諸端爲得計也！蓋依第一項言，則中國軍閥之崩潰，固已成天經地義之定律，即有帝國主義者大力之援助，亦不過苟延殘喘，時日稍爲展長而已。第二項言，以利用外交轉移國人視綫，緩和反對黨之攻擊，其果也；乃不過補救一時之危險，以宕延時日，而自身之滅亡，依然不可避免，然其政策之愚劣，乃徒暴露其搖尾乞憐陋態而已。至於第三項，及第四項之作用與意義，較前稍大。然而

最後之衝突，將實現於東三省，濟南事件，不過爲其開端耳。然國際之牽涉，中國民衆之覺悟，恐日本帝國主義者，亦難達其蠻野——非二十世紀下之文明國——侵略之野心。蓋帝國主義死亡之日，已爲期不遠，何帝國主義者，不覺悟乃爾！……

爲今之計，奈何！……彼日本帝國主義者之侵略我錦繡山河，干預我內財，吸收我經濟，豢養國內之反動軍閥，壓制國內民衆運動，阻擊革命勢力發展，其用心積慮，策施周密，不啻爲鬼爲蜮。吾人對此，能不寒心！是應如何振起精神，速爲下列是圖：

第一；設備講演團宣傳隊，使全國工商兵農各界，知年來日本欺侮中國之情形，而增加其愛國心。

第二；封閉北平市中反革命之順天時報館。

第三；實行經濟絕交，組織各地調查劣貨委員會，誓死不用日貨。

第四；凡學校及各機關內，皆增加軍事教育，以備將來對日宣戰爲政府之後援軍。

濟案特刊

更洩洩融融，相與強固內力，以禦外侮。皇皇孜孜，努力前求，夫如是；則今日國家之危弱雖已極，安知他年

不一躍而爲天下之絕雄者乎！今日固可憂，何患後日之不可喜哉！願吾今日同胞，勿持五分鐘之熱心，事後即蹶不振，遂灰心退縮，而待亡也。昔德之被凌於法也，極矣。足以彈丸數國，共成團體，雄師一發，遂破法京。今以我幅員之大，生齒之繁，苟能奮其睡獅猛醒之雄威，各以愛國合羣爲己任，急起直追，又何患亡羊補牢之晚耶！吾願今日同胞，三復思維！非可作壁上觀也。

關於濟案的一封信

楊大烈

這篇東西，是我在五九國恥的時候，寫來紀念濟案的。當時北平向日帝國走狗的壓迫之下，這樣的東西，自然是無處可以發表。現在雖然是出版自由，然而這樣的東西，又是明日黃花了。不過無論如何說，這篇東西，總是與濟案有關的，所以我應了學界濟案外交後援會之徵求，毅然地把這篇東西交給他們去了。

濟存二哥：

自從兗州寫信給你們後，又有一禮拜莫有寫信了。啊！二哥，就在這一禮拜內，我們的軍隊受了重大的損失

，我們的北伐遭了意外的打擊，我們的國家蒙了不能滌洗的恥辱。你們許從報上知道濟南曾發生了空前的慘案，你們也許聯想到你們的不肖的濟安會遭矮子鬼的毒手，你們許於悲痛國權喪失之餘，爲你們認爲輕舉妄動的濟安的生命嘆息。然而以三年前我告辭你們到廣州的情形想來，我這種推想也許是錯誤的。你們不是罵過我不是個孝子賢孫麼？你們不是說過宇威很器重我，早就想委我爲學兵營長麼？你們不是怨我不知道安本守分清清閒閒地做官享福麼？你們不是咀咒過我早被天兵戕殺，免得你們受叛孽的罵名麼？你們臨別的贈言，我是永遠不能忘記的，這兩三年來，你們對我的那種冷淡的態度，我一起想起，是很悲忿的，然而究竟我是你們痛愛過的小兄弟，你們嬌養過的小寶貝，我們不能不常常抱我的狀況報告給你們。

請安心吧！濟南城裏，由我眼見的，雖然有幾百具男女市民的屍體，和幾十個僵臥在血泊中的兵士，我却在這秋風掃落葉的砲火中苟全性命，雖然，我的左腿已曾飲了矮子鬼的槍彈。我是五月八日早晨受的傷，當天晚上到的後後方醫院。二哥，這次的受傷，我算是在北伐戰爭中，破題兒第一次。根據我百戰的經驗想起來，如果我能够在

已往的爭鬥中一樣，我想我這一營，至多不過死傷幾個人。至於我呢？恐怕還是與從前的激戰一樣，不惟受不着一點兒危險，反而還要落得一場高興哩。你想嗎？汀泗橋的砲火是如何的激烈呀！南潯路的衝殺是如何的險厄呀！然而我聽着「烏烏」「攄攄」的聲音，只當是助威隊的音樂，同着前後左右被槍子砲彈擊起的煙塵，只當是同志們敵愾同仇的勇氣，我雜在兵士們呼號喊殺的聲中，無畏地，瘋狂地，衝向前去，莫有一次不得到最後的勝利，而且每一次我軍的死傷都是很小的。縱說矮子鬼的器械比我們好，戰術比我們精，如果我能够憑着我的經驗和戰術，自由自在地指揮一切，拚着我這條性命不要，已要把矮子鬼打箇落花流水，省得我躺在床上，時時接到慘無人道的矮子鬼轟擊我們只有招架的兵士，和殘殺我們無辜受累的人民的報告，這次最糟的，就是投鼠忌器。唉！不知好歹的矮子鬼，他硬要得寸進尺呀！

我們的軍隊是五月一號午前八鐘開進濟南城的。如果不是矮子鬼三番兩次的阻止我軍的進行，四月三十前的午後，我們就可以入城。我們這營正在離濟南五六里地的道上前進時，就接着前方的報告，說光頭部隊的李團，

連長急跑出去了，幾個人跟在他的後面。

「李連長，你的全連集合在大殿上，作預備隊，快去。」

「是，本連的同志，隨着我去。」李連長急跑出去了，幾個人跟在他的後面。

「槍聲好像從東邊來的，張秘書，我們上鐘樓去瞧瞧。」

「很好」張秘書急忙同我走出客廳來，幾個人跟在我們的後面。

槍炮響後一二十分鐘，就等着團部的命令，「日軍與我軍發生衝突，在未得到命令以前，不准自由行動。」轟轟拍拍的聲音，密接地繼續了五六個鐘頭，才漸漸地銷沈下去。幸好，我營未與日軍發生衝突。

當天晚上，司令部召集會議，報告白天衝突的情形，規定我軍應取的態度。據說我軍徒手兵士二名，經過日軍自畫的警戒線被日軍侮辱，於是經過該地的兵士們，便聚集起與日軍理論，因為彼此言語不週的關係，在破口爭吵之外，不免指手頓足，正在這個當兒，日兵便開排槍向徒手兵士們射擊。登時擊斃了兵士數名市民幾人。自槍聲

發出後，全城的日本兵，如瘋魔似的向中國人民兵士轟擊。好些官衙公署，全被日兵攻破，幾十家銀號商店，也被日軍搶掠。日本兵對準了無線電台，發了十幾大砲，攻交涉署，日本兵的機關槍最為惡毒。蔡交涉員的張勤務兵說，他看見日本兵把蔡交涉員等十幾個人捆着甲刀刺槍擊時，他才從廚房的狗洞中逃出。交涉署共死了十六個人，蔡交涉員的屍體，缺少耳鼻，陳書記官的腸肚狼藉在客廳中般紅的血潮裏。杜廚子的媽，是個六十幾歲的老年人，一雙錐子式的脚，血濘濘的橫陳在廚房的門檻後，此外大街小巷倒斃的市民兵士還不計其數。這些消息，都是親眼看見的人報告的。在報告白天衝突情形之後，接着下了一道命令，「我軍為免除事件的擴大起見，竭力防止有同樣不祥事情再現。我軍不但不得無故與日兵發生衝突，即日兵藉故挑戰，或開槍射擊，我軍亦須取無抵抗態度。」

自五三事變發生後，濟南城全被殺氣籠罩着，交通衝要的地方，盡被日兵用土袋鐵網遮斷。我軍在警戒巡邏之外，不時召集長官或士兵演講，演講的綱要，不外是我軍要尊重外人的生命財產，不可擅開釁端，引起不幸的重大事件。在這戒慎恐懼之中，據說交涉的進行很順利，我軍

的紀律也從未聽說有人犯過。大家都以為交涉可以達到圓滿的結果，前方軍事也可以繼續進行。誰知道正在這士氣稍為和緩，警戒稍為鬆懈的時候，日軍便於五月八日拂曉，採取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全城的槍聲砲聲同時開始，緊接着的就是連天的喊殺聲和市民的號哭呼叫。砲彈如下冰雹般，發出火星在灰暗的天空中亂滾，「打——打的，打的，打——打的」的喇叭聲也夾在這紛亂雜沓的空氣中狂鳴。巡哨兵報告日兵正繳東邊陸營的械，團部的命令說，日軍是有計劃的向我軍攻擊，我軍應竭力避免與日軍接觸，必要時，我營可向西城根的團本部退却。哨兵又報，有武裝日兵百餘名，隨帶機關槍數架，山砲兩尊，急向西街開來，其目的似在攻擊我營。聞報後，我馬上下令，叫將前門外的警戒撤回，全營由後門向西城根退去。當哨兵退入大門時，已發現了幾十名日兵猛追擊。猝然一聲，大門用木柱關上了，兵士如潮水般向後門湧去，我同李連長指揮着第三連斷後。槍子如雨點一樣由空中飛來，轟轟的砲聲響過不止。在一聲震破耳鼓的巨響後，廟門外的機關槍，直向我們掃射進來，正在這砲火激烈的時候，我們乎失了知覺。

當我覺得左腿有點疼痛時，我已躺在一科老松樹下了。槍砲聲仍是很濃郁的，不過四圍真有一個人。仰頭望望天空時，見着一個人在松樹上用綁腿捆那老樹的枝桿。他跳下來急向我說，「營長，我扶你上樹去，你緣着綁腿吊過牆那面去。」我無可奈何地被他扶上樹去，好似避災的人一樣，緣着綁腿溜倒在牆外的穢土上。

朝陽洒在園地上，幾科洋槐樹迎着風姨在空中亂轉的「可朵格母的」的口哏，傾箱倒筭的聲音，雜在小孩婦女的呼號哭泣中，使我同郭福湊在牆緣下，一絲也不敢動顫。紛亂的情形，大約經過了三四十分鐘，「媽」，「玉蓮」，「老太太」，「四老爺」，「小三兒」，「四哥」，「鳳琴」，「李媽」……你呼我應的聲音震動了全院。「啊唷！鳳琴，你的小三兒怎麼啦？」這一聲發出後，似乎有一羣人衝向一間屋內去。在一個少婦的尖銳的哭泣聲中，好像有一位老婦緊緊的把小三兒的名兒呼喊。「人都齊了嗎？四哥呢？玉蓮，快到這兒來，啊！玉蓮那裏去了，快去找，快去找」老婦人一邊號哭，一邊嚷鬧。

「那，那兒有兩個官兵。」一個中年男子，倒退了幾步，向着院子裏呼喊，接着擁上來了三四個底下人。郭福站

起來，很悽慘地向他們說，「這是住萬壽宮的易營長，帶了傷，才到這兒來的。」一個人聽了這句話跑出去了，不一會，剛才出去的人轉來說，「老太太叫把他們兩位安在下院的東房內。」

一間東向的客房，內面亂散着許多桌椅箱籠衣服之類。我躺在一個藤椅上，郭福駝着腰捆我左腿的傷口。一個姓黃的底下人接連來了好幾次，除送些茶水食物之外，他還抄起山東話同郭福談了些關於此次的衝突及黃府上的事情。當他來收碗碟時，他向郭福說「郭先生，這是我住在這屋內幾十年，莫有見過的事。從前無論什麼軍隊，莫有到這兒來打擾過，今天可不成了。三少爺被日本兵踏死了，四太太哭得死去活來，大小姐若不是在李媽的房內藏着，恐怕還要受那日本兵的欺負呢！老太太急得了不得，四老爺還不知到那裏去了。屋內的貴重東西，不是打壞，便被日本兵拿走了。」郭福拖起嗓子回答他，「可不是嗎？我們從莫有見過這樣野蠻的軍隊。我們的營長也是初次帶傷呢！」「郭福！」我叫着瞪了他一眼。

午後五時的光景，那位姓黃的，捧着兩套衣服，拿起五塊現洋錢，陪着苦笑向我們說「營長，我們家裏因為三

少爺死了，莫有工夫來招呼你們。老太太送你們兩套便衣，五塊銀元，請你們轉回營裏去，我家實在對不起得很。」我只是點頭稱謝，郭福說我們營長好了才來道謝。

好容易郭福同一個五塊大洋顧來的人，在黃昏時，才把我扶到城牆下。進後方醫院，是兩個衛生隊抬我去的。

哎呀！二哥，我的手已寫酸了，照說我在這療養將息之中，不該費怎麼大的神，來寫這些言之痛心的事，然而我的心內忿恨極了，非把這段印象深刻慘劇，寫出來不可。這次死傷了成千壘萬的人民和兵士，自然是一件痛心的事，然而最可嘆的，是我國主權的喪失和國體的辱沒呀。這次的事變，一方面自然是由於矮子鬼的蠻橫，另一方面還是由於中國人自己暴露了弱點。你想嗎？五卅慘案的代價，洵多麼大呀！我國雖然死了幾個人，然而帝國主義者受的損失，可要比我們大幾十倍。那時候的日本處處表示讓步，我國的民氣，是多麼激昂，矮子鬼的態度，是多麼和緩。至於收回漢口英租界的時候，矮子鬼頻頻向我國送秋波，處處對我們獻笑臉，我記得在漢口查夜時，一個哨兵跑來向我報告，日本兵送了幾床毛氈給他們，我回他說「收下好了。」那時候我還以為矮子鬼畢竟是黃種人，還知

這愛護同種。唉！你那裏想到他是被勢利所趨使呀！啊！「弱國無外交」的話，是很對的，外交是以武力為後盾的。我國的武力，若要與帝國主義者相比較，那裏說得上呵。雖然，民意也是不可侵犯的呀！唉！這時候民氣到那裏去了？二哥，只要我們人民一致起來作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矮子鬼終於不能把我國吞滅的。不然，我們的山東省，眼睜睜的就要被矮子鬼強佔去了。二哥，北方人對於濟案的態度怎樣呢？我希望大家起來共禦外侮。末了，我請你為我在父母親膝下請安！恭祝健康！

弟濟安頓首

短劍

(一)「不准革命！」

革命離開了民衆，便不是真正的革命，是光棍革命！濟案發生，我們深深地認識日本帝國主義者是我們革命民衆的勁敵，那末，我們不「革」牠的「命」，還等誰來「革」？

鬍匪張逆作霖摧殘我們的革命組織，我們相當的諒解他；可是在青天白日旗幟下，竟有人濫用着「黨」的威權，

企圖非法的解散從事愛國運動的革命團體，這是怎麼一種愚妄而荒謬的舉動！

「不准革命」！阿Q時代的怪劇，又重新映演了。

宏劍

(二)順天時報諸浪人，可以滾蛋矣！

北平的順天時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用來麻醉我華北民衆唯一的毒劑，可憐被麻醉的民衆竟毫不覺悟，而大上他的當！

濟案爆發後，順天時報的荒謬絕倫，更見露骨了，天天製造反動的空氣，揭載違背事實的消息，大施其偷天換日的伎倆，以冀一手掩盡天下目。嗚呼，順天時報諸浪人，可以休矣！

從前銷數逾萬餘的順天時報，現在已經突飛冗進的降低，存了三四千份，這分明是昭示着順天時報的末日快到了。好！革命的新北平，斷不容你萬惡的日本浪人的存在！你荒謬絕倫的順天時報諸浪人，可以馬上滾蛋矣！

宏劍

(三)不平則鳴

北平學界濟案外交後援會，原來是國家一個不祥的組

織，我們是不願牠永遠存在着；但是在本案交涉，還沒有達沒勝利的時候，我們又不忍替牠隨意去掉。因為濟案是我民族我國家的大恥辱；要雪這種大恥辱，是非集中民衆的力量來做政府的後援是不行的。

這個會的成立，既是負有團結各階級民衆，一致對日的重大使命。故三月以來，努力工作，並經過長時宣傳奔走的结果，竟于七月中旬，創立北平各界濟案外交後援會；不圖事出意外，於該會成立的次日，竟有荒謬絕倫的民衆訓練委員會，侮辱本會的怪啟事登載出來，要想本借「統一外交」的大題目來消滅本會的組織；殊不知本會是有三月的工作，而且一切行動，悉本中央所定的外交方針。所謂「統一外交」，簡直是「無的放矢」。

況且本會是向市黨部正式備案認可的；各界濟案外交後援會，是得他們同意和贊成，才組織的我們本會之於北平特別黨部，在手續上可說是至矣盡矣，市黨部民訓會若非有意爲日本帝國者張目，或者別有會心，何致出此愚妄政策呢！

退一步說，民訓會要想借「統一外交」的題目，將本會的職務，歸併到學聯會，祇要秉著大公的態度，出以光明

的手段，完全是爲濟案，爲國家的話，在有「最高權力」的民訓會勢力之下，本會同人，誰敢說個「不」字？

可是今天的民訓會，甚至至於市黨部一部分人員，一是否秉著大公的態度，和光明的手段來辦理一切黨務，別說「旁觀」個人懷疑，恐怕誰都有這樣的感想呵！他們所想的，是「名」與「利」；所做的爲「個人」爲「一派」。若說國家地位的危險，似乎是不大懂得的，慘案的恥辱，好像也滿不在乎；甚至於民衆運動，一切黨務，從他們過去工作看來，也是……，有了這樣一個民訓會來領導民衆，咳！本黨在北平的民衆運動的成績，也可想見了。旁觀

我們的工作

(一) 宣傳委員會

我們的工作，注重在濟案的宣傳與調查。

宣傳股的正主任，起先是民大，但該校學生會因被市黨部解散，不能負責；其後繼任的是女師大，也因事不能負責。我們因感到宣傳工作的重要，便再選出中法大，交大，平大，輔大，財商五校，協同原有的宣傳股來組織個宣傳委員會，進行我們的宣傳工作。現在把我們的宣傳委

員會的工作，簡略的報告在下面：

(一) 濟案宣講隊 我們爲了喚起民衆起見，派出宣傳隊於蔡公時追悼會時，在中央公園講演濟案真相爲民衆應有的態度。當時由章雄翔同志主席，郭登敖同志，胡琨女士，于惠亨同志等皆有演講，聽者甚衆。最近我們還擬派員赴各通俗演講所，宣傳濟案，現在接洽中。

(二) 傳單宣傳 市民大會及蔡公時追悼會時，我們俱印有許多簡短易明的傳單和宣言，沿途分發，以便促起民衆覺悟。

(三) 電影宣傳 我們派代表赴各電影院，接洽映演關於濟案的標語和照片，現真光，中央，平安，青年會，中天等電影院，俱已實行云。

(四) 無線電宣傳 以無線宣傳濟案，現在進行中。

(五) 教本宣傳 我們已向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交涉將濟案事情編入平民教本，大概不久即可實行。

(六) 國際宣傳 我們爲了擴大宣傳，現特組織一個國際宣傳委員會，現正積極進行，已有相當成績。

(七) 標語宣傳 我們現已印好濟案標語多種，但因某種關係，不能張貼，我們總希望不久能夠張貼，以廣宣

傳。

(八) 出版特刊 本刊即爲我們唯一的言論機關，我們希望本刊能够闡明濟案的真相，討論濟案解決的辦法，一方幫助民衆對濟案的了解，一方做政府外交的參考。

(九) 出版畫報 我們已收集許多關於慘案的照片，擬於最近出版濟案畫報，以作圖畫宣傳。

(十) 舉行公開講演 最近我們請了許多學者，舉行關於濟案的公開講演。第一次請了許什廉先生講演「中日衝突與社會背景」，第二次請了吳貫因先生講演「日本之侵略策及其軍閥」。

(二) 調查股

(一) 總說：不用說，本股是根據本會章程而成立的。它的使命，在本會第二次宣言裏有幾句話說得切要，引用於此以當說明：「我們的工作是調查日本侵略我們的實狀，武力方面，政治方面，經濟方面，文化方面，過去的事實，現在的情形，將來的野心，整個兒擺在我們民衆眼前」，從這幾句話看來，可知我們工作範圍異常廣大，只要是關係中日兩國間的事項，都在調查之列。這對於淺

學的我們，不能不說是件艱難繁重的工作，但是我們鑒於過去的一切對外運動多是憑一時的感情意氣，時過境遷，則寂寞無聞。熱血滿腔，大聲極呼，固未嘗不足以動人；然而感情意氣是一時的，不易持久的，其結果過了相當時期，不必是該事件有相當圓滿的解決，便靜止下去，失業廢時，終於連自己也沒有確實明瞭該事件的真象，敵方的情形，更說不上。對外交有什麼裨補，對敵人有什麼打擊了！像那樣毫無代價的犧牲，豈不是大大可惜嗎？！

爲了我們對於敵方的無知，不能作精確詳明的宣傳，自然不能喚起民衆共同奮鬥，以求得最後的勝利。所以我們今後要方矯此弊，對於敵方取一種研究調查的態度，以期知彼知己而後方能百戰百勝。因爲我們不知對方的過去，不能明瞭對方的現在；不明瞭對方的現在，無以知對方的將來。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原是一定的道理。

(二)組織：本股使命已如上所述，但徒有目標沒有辦法是不行的。辦法唯何？首在組織，因爲有組織方有力量，沒有作爲工作進行的主體的組織，什麼事情也不能進行。本股的組織可以從本股辦事細則看出來：
I 本股辦事細則依照本會簡章第七第八兩條訂定之

- 2 本股設正主任一席副主任二席由代表大會選出之
- 3 本股委員由本股主任聘任經執行委員會通過之
- 4 本股分下列各組：

- a 濟案真相調查組：調查濟案之真相及其前因後果
 - b 經濟侵略調查組：調查日本對華一切經濟侵略事項
 - c 政治侵略調查組：調查日本在華一切政治侵略事項
 - d 交通侵略調查組：調查日本在華一切交通侵略事項
 - e 文化侵略調查組：調查日本對華一切文化侵略事項
- 5 本股 b c d e 四組各設組長一席副組長二席。a 組由本股正副主任担任之

- 6 本股得選定指導員提交執行委員會聘請之
 - 7 本股定每週開常會一次如有重要事故發生時得由正主任召集臨時會議處決之
 - 8 各組會議由各組自定之
 - 9 本股各組工作於本會特刊發表
 - 10 凡連續二次不到會或不執行本股議決案者得交執行委員會提出警告不服從本股議決案及經警告後仍不出席者得由執行委員會審查後請其退會
- II 本股會所設在交通大學

12本股細則經執行委員會通過後執行之

本股共由十二校担任，其分組如下：

(一)政治組：警高，華北中，大中公學；

(二)經濟組：醫大，財商，軍醫；

(三)文化組：華北大，中大，大同中學；

(四)交通組：交大，畿大，黎明中學。

註：濟案真象調查組現因實地調查不能辦到由本股正

副主任—交大，醫大，華北大，担任

(二)工作大綱：目標也定了，組織也有了，所進

行的事，如沒有一個綱目，則不免茫無頭緒，系統紛亂。

下列的工作大綱是醫大代表提出的，經第一次本股會議通

過，全部採用，所有本股各組組織，亦係根據該工作大綱

而來。

工作大綱

I 濟案真相調查組，

II. 政治調查組工作項目：

a. 中日間不平等條約； b. 在華屬地及租借地； c. 最近

駐華各地日軍實力(包括陸海航空各軍)； d. 關東廳之

組織及其任務； e. 僑民數目； f. 中日間懸案； g. 債務

； h. 日本政黨調查； i 日本政治背景。

III 經濟調查組工作項目：

1. a. 貿易調查； b. 歷年日本對華出超入超概； c. 歷

年主要之輸出品及輸入品； d. 日貨之商標牌號； e. 其

他。

2. 經濟侵略機關調查——(包括資本組織營業工項)

a. 銀行(獨辦及合辦者)； b. 保險會社； c. 商店(獨辦

者如三井三稜大倉等)；由華人經理者如北京之正陽公

司等)； d. 工廠； e. 煤礦廠； f. 其他。

3. 漁業。

IV 文化調查組工作項目：

日人在華所設之學校，學會圖書館，研究所，對華文

化事務局之組織及計畫，通信社，報館(中文報日文

報及英文報等)，刊物期刊及不定期刊)，其他。

V 交通調查組工作項目：

I 陸路交通： a 鐵路， b 鐵路公司(如滿鐵等)； c 轉

運公司， d 其他；

2 水路交通： a 船運(包括公司之資本，組織及營業

，船之噸數艘數) b 航線， c 其他；

3 無線電事業(如根據無線電等);

4 客郵;

5 其他。

上列工作大綱通過之後，本股為求工作進行順利起見，聘定了二十幾位指導員，曾開過一個歡迎指導員大會當時他們曾給我們許多切實的指導，(本期因稿件過於擁擠演說詞擬於次期發表)往後仍舊要請諸位指導員對於下列三事多加贊助：

(一)各該組或他組調查參考資料之介紹及指定；

(二)調查結果之校閱補充或正誤；

(三)調查方法上的指導。

現在各校同學對於他們所擔任的事均已繼續進行，一而又由交大學生會通函在膠濟路工作的該校同學就近調查濟案真象，所有調查結果將在本刊陸續發表，如篇幅過多時或刊印專書或另出特刊，看將來的情形而定。

(四)餘論：調查的工作太繁重了，絕不是少數人所能勝任的，我們不敢作什麼奢望，只能作到什麼地方，就算什麼地方。工作的進行端賴諸位專家不吝的指導，並希望各地的反日團體，或學生聯合會作同樣的工作，因為

愛國運動是不限定團體的，愈多愈好。還有兩層我們要注意的：一，調查研究的工作不是一時一警如說隨濟案而始終一的，而是永久的，因為國際間的關係是永久繼續，不會隨某件事情之解決而中止的；二，我們現在僅做對日調查研究工作不過因為剛的性質如是不得不然，絕不是其它各國的事情，我們就可以不管，他國的事照樣值得我們注意研究，不能隨意放過的。

北平學界濟案外交後援會簡章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北平學界濟案外交後援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以聯合北平學界一致對日作政府濟案外交後援為宗旨

第三條 會員 凡北平中等以上學校贊成本會宗旨者均得為本會會員

第四條 會址 本會會址北京大學第二院

第二章 組織

第五條 代表大會 由各校選舉代表二人組織之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

第六條 執行委員會 由代表大會舉出十八學校組織之在

代表大會閉會時執行委員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並執行本會一切職務

第七條 職務分配 本會設下列各股凡加入之學校應擔任下列各股之一

(一)文書股 設正主任一席副主任二席專司召集開會及經理保管往來文件之事項

(二)交際股 設正主任一席副主任二席委員四席專司對外交際事項

(三)宣傳股 設正主任一席副主任二席委員不定辦理本會宣傳事項

(四)調查股 設正主任一席副主任二席委員十四席辦理本會一切調查事項

(五)財務股 設正主任一席副主任二席管理本會銀錢出納及籌畫事項

(六)庶務股 設正主任一席副主任二席辦理本會一切雜務

迭各股正副主任由執行委員互充任之各股委員由各股主任聘任之

第八條 辦事細則 由各股擬定經執行委員會通過之

第三章 會議

第九條 本會分下列各種會議

(一)代表大會 每二週開常會一次如遇特別事故時由十校以上之提議得召集臨時會議

(二)執行委員會 每週開常會一次必要時由文書股召集臨時會議

(三)各股會議 由各該股主任召集之

(四)各股聯席會議 各股認為有與他股或數股有關聯席會議之必要時各股得自行接洽召集之

第十條 法定人數 本會以會員出席過半數為出席法定人數以較多數為可決法定人數

第四章 權利及義務

第十一條 權利 本會會員有選舉被選舉建議質問表決及其他與本會宗旨不相違背之權利

第十二條 義務 本會會員有遵守本會簡章服從本會議決案愛護本會名譽捐納本會會費之義務

第五章 會費

第十三條 本會經費來源分下列三種

(一)會費 各校自由認定之

(二)自由捐 各校臨時自由捐助之

(三)募捐 本會遇必要時得向外募捐或用其他方法籌

捐

第六章 紀律

第十四條 本會會員有犯下列各項之一者由執行委員會審

查大會通過由執行委員會提出警告之

(一)凡連續二次不到者 (二)不執行本會議決案者

第十五條 凡本會會員有犯下列各項之一者由執委審查大
會通過請其退會

(一)不遵守本會簡章(二)不服從本會議決案(三)破壞

本會名譽(四)經警告後仍不出席

第七章 附則

第十六條 本簡章解釋權屬於執行委員會修改權屬於代表

大會

第十七條 本簡章有五校之提議十五校之連署得提出大會

修改之

第十八條 本簡章自大會通過後實行之

刊 末

我們這一期，因為出版匆促，有許多文章，還未盡量
揭載，真是抱歉得很。

下期的文章，已定的有：許仕廉博士的「中日衝突與
社會背景」和吳貫因先生的「日本的侵略策與其軍閥」等。

本刊蒙江晴恩同志，惠下關於濟案的照片多幅，我們
是很感激的。

本期因稿件擁擠，所有本會財務股的一切收支報告移
在下期發表，特請注意。

本刊為非賣品，索閱者本市附郵半分外埠附郵一分即
寄。

——記者——

徵稿簡章

- 一、投寄之稿，凡關於濟案之論評，研究，調查，翻譯，介紹，通訊等，均所歡迎。
- 二、文體不拘，作者隨意，惟須繕寫清楚，並加新標點。
- 三、投寄之稿，本刊於必要時得酌量增刪。
- 四、稿末請附通信處，發表時署名由作者自定。
- 五、來稿一經掲載，當酌量奉酬本刊或現金。
- 六、本刊徵求關於濟案之照片，如蒙惠贈，或借製銅版，均所歡迎。
- 七、來稿請寄北平北城後羅倉十一號章雄翔君收。

編輯者

北平學界濟案
外交後援會
宣傳委員會

發行者

北平學界濟案
外交後援會

北平北京大學第二院

印刷者 京 城 印 書 局

民國十七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濟案畫報出版預告並歡迎刊登廣告

北平學界濟案外交後援除出版濟案特刊作文字宣傳外並議決出版畫報作圖畫宣傳即定名為濟案畫報第一期定於十日內出版共印一萬份分送國內外各界以廣宣傳歡迎刊登國貨或其他商業等之廣告本畫報所及之區域已無遠弗屆則廣告之收效必異常偉大可以斷言費少數費用已可助事業之發展又可助濟案之宣傳盡國民之天職廣告負責人交通大學馬一民先生

家專會學光眼入邀被

檢查目光確是一件極重要事體蓋眼之於人關係實非淺鮮所



以有為人檢查目光之責者理宜慎重其事萬弗可率爾操觚我精益求精對於學術研究向不鬆懈驗光主任均能用極新方法以冀盡善盡美今者我精益被邀入美國眼光學會確係中國同業中之第一家是以諸君來精益求精配鏡無異在歐美配眼鏡因我精益之學術固可與歐美同業並駕齊驅也

前門外觀音寺西口路北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謹啟

北平支店 電話南局一百一十一號

提倡高尚娛樂介紹世界名片以藝術為前提以益世為職志

真光電影劇場 中央電影院

選片謹嚴 音樂精良 堂皇富麗 華北無雙 雕梁畫棟 院址寬洪 價廉片美 地點適中